

國朝文匯

國朝文匯丁集目錄

卷十七

章

絳原名炳麟字枚叔一字太克浙江餘杭人一

文學論略

一

諸子學略說

十

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

二十一

春秋平議

吳皮錫瑞

三十二

新方言自序

三十七

梵文典序

三十八

致劉申叔書

三十八

再與劉申叔書

三十九

答某君論編書書

四十

復某書

四十一

與某君書

四十二

與某論樸學報書

四十二

與劉申叔書

四十三

復劉申叔書

四十五

復孫仲容書

四十六

與某君書

四十七

與某君書

四十七

俞先生傳

四十八

孫詒讓傳

四十八

國朝文匯丁集卷十七

文學論略

章絳

何以謂之文學。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或曰。文辭。此文理文字。辭皆謂之文。而言其采色之煥發。則謂之彩。說文云。文錯畫也。彩交文彩。彩也。彩有彩。彩也。或謂文章當作彩。彩。此說未是。要之。命其形質。則謂之文。狀其華美。則謂之彩。凡彩者。必皆成文。而成文者。不必皆彩。是故研論文學。當以文字為主。不當以彩彰為主。今舉諸家之說。商訂如下。

論衡超奇篇云。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摭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又曰。州郡有憂。有如唐子高。谷子云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解者哉。又曰。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傲詣相屬。文執不真。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又曰。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策。文以萬數。其過子云子高遠矣。然而因成前紀。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城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宵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桓君山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然否。虛妄之言。偽飾

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為甲。自君山以來。皆為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據此所說。文之與筆。本未分塗。而所謂文者。皆以善作奏記為主。自是以上。仍有鴻儒鴻儒之文。若司馬子長。劉子政。所著。則為歷史。陸量陽。城楊。四子所著。則為論子。經說。君山所著。則為諸子。是歷史經說。諸子三者。彼方目以最上之文。非如後人。擯此於文學之外。而沾沾焉。惟以華辭為文。或以論說記序。碑誌傳狀為文也。惟能說一經者。則不在此列。蓋學官弟子。聚徒講述。須以發策決科。其所撰著。無異於後世之帖括。是故屏之不與也。

自晉以後。始有文筆之分。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無韻者文也。有韻者筆也。然雕龍所論。列者藝文之屬。一切並包。是則文筆分科。祇存時論。固未嘗以此為界限也。昭明太子之序文選也。其於歷史。則云事異篇章。其於諸子。則云不以能文為貴。此為衰次總集。自成一家體例。適然。非不易之定論也。若以文筆區分。則文選所登無韻者亦不少。若以文之為通。貴在彰彰。則未知賈生過秦。比於周秦諸子。其質其彩。竟何所判。且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有賈誼五十八篇。過秦亦在其列。此亦諸子。何以獨堪登錄。有韻文中。既登漢祖大風之作。即古詩十九首。亦皆入選。而漢晉樂府。反在所遺。是其於韻文也。亦不以節奏低昂為主。惟取文采斐然。足耀觀

覽又失韻文之本矣。是故昭明之說本無可以成立者也。

近世阮伯元氏以為孔子贊易始著文言。故文必以駢儷為主。而又牽引文筆之分。以成其說。夫有韻為文。無韻為策。則駢散諸體皆是筆而非文。借此證成。適足自陷。既以文言為文。則序卦說卦。又將何說。且文辭之用。各有所當。象象諸篇。屬於占辭之體。則不得不為韻語。繫辭文言。屬於述贊之體。則不得不為儷辭。序卦說卦。或屬目錄。或屬箋疏。則不得不為散錄。必以儷辭為文。何以十翼不能一致。豈波瀾既盡。有所謝短乎。或舉論語辭達一言。以為文之與辭。劃然異職。然則文言稱文。繫辭稱辭。體格未殊。而稱號有異。此又何也。董仲舒云。春秋文成數萬。兼彼經傳。總稱為文。猶曰。今文家之曲說。太史自序。亦云。論次其文。此固以史為文也。又曰。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此非駢偶之文。而未嘗不謂之文也。屈宋唐景之作。既是韻文。亦多駢語。而漢書王褒傳。已有楚辭之目。王逸仍之名曰楚辭。不曰楚文。則有韻與駢偶者。亦未嘗不謂之辭也。漢書賈誼傳云。以屬文稱於郡中。其文云何。若云賦也。則惜誓登於楚辭。文辭不別矣。若云奏記條議。則又彼之所謂辭也。司馬相如傳云。景帝不好辭賦。法言吾子篇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或問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高。事勝辭則

仿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此可見韻文駢體皆可稱辭。無文辭之別也。且文辭之稱若從其本以為分析則辭為口說文為文字。古者簡帛重煩多取記憶故或用韻文。或用駢語。為其音節諧熟易於口記不煩記載也。戰國縱橫之士抵掌搢唇亦多要句。是則駢偶之體適可稱職而史官方策如春秋史記漢書之屬乃當稱為文耳。由是言之文辭之分矛盾自陷可謂大惑者矣。蓋自梁李韓柳獨孤皇甫呂李來張之輩競為散體而自美其名曰古文辭。將使駢儷諸家不登文苑。此固持論偏頗不為典要。今者務反其說亦適成論甘忌辛之見。此亡是公之所笑也。

或言學說文辭所以異者。學說在開人之思想。文辭在動人之感情。雖亦互有出入而大致不能逾此。此亦一偏之見也。何以定之。文之為名。包舉一切著於竹帛者而言之。故有成句讀之文。有不成句讀之文。兼此二事。通謂之文。就成句讀者言之。謂之文辭。就無韻文之部分言。則有六科。而雜文小說居其二焉。凡不成句讀者。表譜之體。旁行邪上。什繫支分。會計之簿。錄算術之演算。地圖之列名。此皆有名身而無句身。若此類者。無以動人之思想。亦無以發人之感情。此不得謂之文辭。而未嘗不得謂之文也。其成句讀者。復有有韻無韻之別。無韻文中。富有學說。歷史公牘。典章雜文。小說六科。就吾所說。則有韻無韻皆可謂之文辭。特其體裁有異。故所以斷其

工拙者各有不同。就彼所說則除學說而外。一切有韻無韻之文。皆得稱為文辭。而一以激發感情為主。則其誤亦已甚矣。無韻文中。專尚激發感情者。惟雜文小說耳。歷史之中。目錄學案。則於思想有關。而於感情無涉。其他敘事之文。固有足動感情者。然本非以是為主。蓋敘事者在得其事之真相耳。其事有足動感情與不動感情之異。故其文亦有足動感情與不動感情之異。若強事而就辭。則所謂前足通履者也。至於姓氏之書。列入史科。此則無關思想。亦無關於感情者也。公牘之中。詔誥奏議。亦有能動感情者。然考績升調之詔。支銷舉劾之書。則於感情固無所預。其取動感情者。惟為特別事端。非其標準在此也。訴訟之詞牘。錄供之爰書。當官之履歷。經商之引帖。此足動感情乎。抑不足動感情乎。典章之中。思想感情。皆無所預。若評論典章。與尋求其原理者。此則諸子之法家。當在學說。非彼所謂文辭矣。然則無韻之文。除學說外。有歷史公牘典章雜文小說五科。而三科皆不以能動感情為主。惟雜文小說則以是為標準耳。有韻之文。誠以能動感情為主矣。然則著龜篆象之文。體皆韻語。命曰占辭。周易而外。見於左氏者多。乃如楊子之太玄。焦贛之易林。東方朔之靈棋。其文古雅有餘。而於感情實無所動。其他詩賦箴銘哀詠詞曲之屬。固以宣情達意為歸。抑揚宛轉。是其職也。雖然。儒家之賦。意存諫戒。若荀卿成相一篇。固無

能動感情之用。毛公傳詩。獨標興體。所謂興者。即能動感情之謂。則知比賦二式。宜不以此為限。傳稱登高能賦。謂之德音。然則原本山川。極命草木。若相如之子。虛楊雄之羽獵。甘泉左思之三都。郭璞木華之江海。與博翔甯。極賦家之能事矣。其於感情。動耶否耶。惟相如大人賦。漢武讀之。輒有泣雲氣遊天。地附念此。自慙虛構造之作。與子虛諸篇不同。其專賦一物者。若荀卿之蠶賦。箴賦。王延壽之王孫賦。禍衡之鸚鵡賦。倅色揣稱。曲盡形相。讀者感情。亦未動也。今之言詩。與古稍異。故詩賦分為二事。漢世郊祀房中之歌。沈博絕麗。而莊敬之情。覽者曾不為動。蓋其感人之處。固在被之管絃。非局於詞句也。若夫柏梁聯句。語皆有韻。後世遵之。自為一體。今試紬繹其辭。惟是夫子自適。而上林令詩。則以「桃李橘柏杞梨杞」七字。瑣積成言。無異急就篇中文句。若以柏梁詩為不善。則固詩人所尊奉也。若以柏梁詩為善。則無可動人之感情也。然則謂文辭之妙。惟在能動感情者。在韻文已不能限。而况無韻之文乎。彼專以雜文小說之能事。概一切文辭者。是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或云壯美。或云優美。學究點文之法。村婦評曲之辭。庸陋鄙俚。無足挂齒。而以是為論文之軌。不亦過乎。吾今為一語曰。一切文辭。概在體裁各異。以激發感情為要者。箴銘哀誄詩賦詞曲雜文小說之類是也。以濬發思想為要者。學說是也。以確盡事狀為要者。歷史是也。以比類知原為要者。典章

是也。以便俗致用為要者，公牘是也。以本隱之顯為要者，占繇是也。其體各異，故其工拙亦因之而異。其為文辭則一也。

如上諸說，前之昭明、後之阮氏，持論偏頗，誠不足辯。最後一說，以學說與文辭對立，其規摹雖稍寬博，而其失也在，惟以彰彰為文，而不以文字為文。故學說之不朽者，則悍然擯之於文辭之外。惟論衡所詭畧成條理，先舉奏記為範，則不遺公牘矣。次舉敘事經說諸子為言，則不遺歷史與學說矣。有韻為文人所共曉，故畧而不論。雜文漢時未備，故亦不著。不言小說，或其意存鄙夷，不列典章，由其文有缺略。此則不能無失者也。雖然，王氏所說，雖較諸家為勝，亦但知有句讀文，而不知無句讀文，此則不明文學之原矣。

吾今當為眾說古者書籍得名，由其所用之竹木而起。此可見語言文學功用各殊，是文學之所以稱文學也。且如經之得稱，謂其常也。傳之得稱，謂其轉也。論之得稱，謂其倫也。此皆後儒訓說，未必覩其本真。欲知稱經稱傳稱論之由，則經者編絲綴屬之謂也。是故六經而外，復有緯書，義亦同此。如佛經稱素怛纒，亦云修素怛纒者。直譯為線，譯意為經。蓋彼以貝葉成書，故不得不用線聯貫。此以竹簡成書，亦不得不用絲綴屬。其必舉此為號者，異於百名以下，專用版牘者耳。蓋經本官書，故吳語

有挾經秉枹之託

枹解經兵書也此說未確豈有臨陳而持兵書者蓋尺籍伍符之屬臨陳携之取便檢點字既繁多故用策而

不用版也傳者專之假借也論語傳不習乎魯作專不習乎是其明證說文訓專為

六寸簿簿則手版古謂之忽今作勞書思對命以備忽忘故引仲為書籍記事之稱書

籍名簿亦名為專專之得名以其體短有異於經鄭康成論語序云春秋二尺四寸

孝經一尺二寸論語八寸則知專之簡策當更短於論語所謂六寸者也漢藝文志

中古文尚書有一篇二十五字者而服虔注左氏傳則云古文尚書一篇八字蓋二尺

十五字者二尺四寸之經也八字者六寸之專也古官書皆云二尺四寸故云二尺

四寸之律舉成數言則曰三尺法經亦官書論者古祇作侖比竹成冊各就次第是

故長如之其非經律則稱短書皆見論衡論者古祇作侖比竹成冊各就次第是

之謂侖籥亦編竹為之是故侖字從侖引伸則樂音之有秩序者亦稱為侖於論鼓

鐘是也言說之有秩序者亦稱為侖坐而論道是也推尋本義實是侖字論語為師

弟問答而亦畧記舊聞散為各條編次成帙故曰侖語要之經者繩線貫聯之稱傳

者簿書記事之稱論者比竹成冊之稱各從其質以為之名亦猶古言方策漢言尺

牘今言劄記也雖古之言肄業者左氏傳臣以為亦謂肄版而已釋器云大版謂之

業所習之書各有篇第而習者移書其文於版釋器習字用故云肄業管子宙合篇

云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以此證之則肄業之為肄版明矣學業之名由此引伸

據此諸證或簡或牘皆從其質為名此所以別文字於言語也其所以必為之別者

何也。文字初興。本以代言為職。而其功用。有勝於言者。蓋言語之用。僅可成線喻。如空中鳥跡。甫見而形已逝。故一事一義。得相聯貫者。言語司之。及夫萬類。全藉。替不可。理言語之用。有所不周。於是委之文字。文字之用。可以成面。故表譜圖畫之術。興焉。凡排比鋪張。不可口說者。文字司之。及夫立體建形。向背同現。文字之用。又有不周。於是委之篆。篆之術。係象之用。可以成體。故鑄銅雕木之術。興焉。凡望高測深。不可圖表者。係象司之。然則文字。本以代言。而其用。則有獨至。凡無句讀之文。皆文字所專屬者也。文之代言者。必有與會神味。文之不代言者。則不必有與會神味。不代言者。文字所擅場也。故論文學者。不得以感情為主。今先說文學各科如下。

無句讀文

圖書
表譜
簿錄
算草

簿錄與表譜殊者。以不皆旁行縱繫故。

賦頌

無韻之頌。即入符命類。迷序類中。

哀誄

祭文附此。

箴銘

無韻之銘。即入箴頌類中。

有句讀文

有韻文

詞曲

古今體詩

占辭

如周易易林太玄靈樞之屬

無韻文

學說

諸子

疏證 凡隨文解義及著書考古者皆屬此

歷史

年譜 紀傳 尚書帝典之類皆屬此

編年

紀事本末

國別史 如國語之屬

地志

姓氏書

行狀

別傳

雜事 報章中紀事亦屬此

教諭 如康輿碑誌之屬

目錄 書目之無說者列入錄錄科

學案

公牘

詔語 尚書康語酒語之類亦屬此

奏議 尚書撰例之類亦屬此

文移

批判

告示 一切教令皆屬此

訴狀

錄供

履歷

契約 如條約地契引帖之屬其私立者即入書札類中

書志 如正史各志及通典通考之屬

官禮 如周禮六典會典之屬

典章

律例

公法

儀註

如儀禮江都集禮書儀之屬其經學家專門說禮者即入此類

雜文

符命

如封禪告天劇奏典引之屬不實有韻

論說

連珠之類亦屬此

對策

雜記

述序

書札

私訂契約不關公積者亦屬此

小說

如右所詒分無句讀文有句讀文為二列其下分十六科即圖書表譜簿錄算草賦頌哀誄箴銘占錄古今體詩詞曲學說歷史公牘典章雜文小說是也其中學說歷史公牘典章雜文又當區為各類以此分析則經典亦當散入各科如周易者占錄科也如詩者賦頌科也如尚書者歷史科之紀傳類紀事本末類公牘之詔語類奏

議類告示類也。如周禮考典章科之官禮類也。如儀禮考典章科之儀注類也。

無由如禮記者典章科之儀注類也。禮內則從史書志類也。法明堂月學說科之諸

判別如禮記者典章科之儀注類也。禮內則從史書志類也。法明堂月學說科之諸

子類也。中庸禮運禮記三疏證類。酒花論篇皆是。歷史科之紀傳類如五帝也。春秋考

歷史科之編年類。世本則表譜科。國語則歷史科之國別史類。二傳則學說科之疏

證類也。論語考經考學說科之諸子類也。爾雅說文考學說科之疏證類也。至于正

史一書之中。分科各異。如紀傳則歷史科之紀傳類也。書志則典章科之書志類也。

年表人表則表譜科也。若百官公卿表則又典章科之官禮類也。宰相世系表則又

歷史科之姓氏書類也。于書志中有藝文經籍等志。則又歷史科之目錄類也。文人

所作總集別集之屬。大抵多在雜文科中。而碑志則歷史科之款識類。傳狀則歷史

科之行狀類。別傳類也。若翰苑集則公牘科之奏議類也。若順宗實錄則歷史科之

紀傳類也。近世各編實錄皆不入其凡自成一家之書。名為諸子。然別錄七略兵書

方技數術皆為獨立不入諸子略中。晉荀勗簿錄中經分為四部。而兵書數術遂與

諸子合符。梁阮孝緒作七錄。子兵為一。而技術復在其外。隋經籍志始以兵家天文

家曆數家五行家醫方家畫入諸子。自今以俊科學漸興。則諸子所包其數將不可

計。儒家道家同為哲學。墨家陰陽家同為宗教。似亦不須分立矣。此與歷史公牘典

章小說諸科。皆相涉。入惟子雜文則遠耳。其次或自成一家。或依附舊籍。而皆以實事求是為歸者。則通名為疏證。上自經說。下至近世之劄記。此皆疏證類也。其最古者。若尚書有大誓說。周管子有形勢解。立政九敗解。版法解。明法解。韓非有解老喻老。此亦疏證類也。而近人別集。如戴震錢大昕段玉裁阮元輩。其間雜文甚少。而關於考證者多。是亦疏證類也。此類與歷史公牘典章雜文小說諸科。則皆相涉入者也。其有商度文史。自成一家者。名曰平議。若荀勗之雜撰文章家集。欽挈虞之文章志。傅亮之續文章志。隋書皆列入史部簿錄篇中。皆為近似。而後人則於別集總集而外。又立一文史類。蒐集此種。錄入其中。則名實相去遠矣。今之史評。若史通是也。今之文評。若文心雕龍是也。其關於款識者。若金石要例是也。其關於古今體詩者。若詩品是也。其通評文史者。若文史通義是也。此則與無句讀文。有句讀文。皆相涉入者也。

既知文有無句讀。有句讀之分。而後文學之歸趣。可得言矣。無句讀者。純得文稱文字之不共性也。有句讀者。文而兼得辭稱。文字語言之共性也。論文學者。雖多就共性言。而必以不共性為其素質。故凡有句讀文。以典章為最善。而學說科之疏證類。亦往往附居其列。文皆質實。而遠浮華。辭尚直截。而無蘊藉。此于無句讀文。最為相

迎魏晉以後珍說叢興文漸離篇作史者能為紀傳而不能為表譜書志今觀陳壽之三國志范曄之後漢書姚思廉之梁書陳書令狐德棻之周書李百藥之北齊書李延壽之南史北史惟存紀傳而表志絕焉推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魏收書有所能作也所書成於官撰紀傳與志分任纂修蓋志若續漢書之志則司馬彪作非記傳者亦不能作志也晉書亦官撰故得有志江淹所以歎作史之難莫難於作志也中唐以後三傳束閣降及北宋論鋒橫起好為浮蕩恣肆之辭不惟其體故疏證之學漸疏劉攽劉奉世洪适洪邁婁機吳曾王應麟之徒雖能考證叢殘持之有故言之不能成理屬文者便於荒陋反以疏證為支離此文辭所以日趨浮偽也是故作史不能成書志屬文不能兼疏證則文字之不共性自是亡矣雖然既已謂之文辭則書志必不容與表譜簿錄同其繁碎疏證必不容與表譜簿錄同其冗雜故書志之要必在訓辭翔雅若漢志隋志通典之文則得矣宋元明志通考續通考輩非其任也疏證之要必在條列分明若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引之金榜黃以周之文則得矣余蕭客王昶洪亮吉輩非其任也以典章科之書志學說科之疏證施之於一切文辭除小說外凡敘事者尚其直敘不尚其比况若云血流標柝或云積戍甲與熊耳山齊其文雖工而為佞規改錯矣凡議論者尚其明示而不尚其代名若云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或云足歷王庭垂餌虎口其文雖工而為雕刻曼辭

矣。乃若疊韻雙聲。連字連義。用為形容者。惟於韻文為宜。無韻之文。亦非所適。所以者何。韻文以聲調節奏為本。故形容不患其多。如顧甯人日知錄云。

詩用疊字最難。衛詩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農濺濺。鱣鮪發發。蔭莢揭揭。保姜擊擊。連用六疊字。可謂複而不厭。噴而不亂矣。古詩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連用六疊字。亦極自然。下此無人可繼。屈原九章。悲回風。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茫茫之無結。軋洋洋之無從兮。馳遠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汎濇濇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連用六疊字。宋玉九辯。乘精氣之搏搏兮。騫諸神之湛湛。騁白霓之習習兮。查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赳赳兮。右蒼龍之躡躡。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輦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戴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連用十一疊字。後人辭賦亦罕能及之者。

此則韻文貴在形容之證也。無韻之文。便與此異。前世作者。用之符命。是為合格。其他諸篇。僕見則可。過多則不適矣。相如子雲。湛深於古文奇字。移檄解嘲之屬。用此亦多。後人當師其奇字。不當師其形容語也。此如商周誓誥。祇容古。乃如舉地稱臣。皆從時制。雖當異族秉政。而亦無可詭更。所謂名從主人也。近世為文例者。祇以此

為金石刻畫之程式。其實雜文亦爾。特歷史公牘諸科。需此尤切爾。夫解文者。以典章學說之法。施之歷史公牘。復以施之雜文。此所以安置妥帖也。不解文者。以小說之法。施之雜文。復以施之歷史公牘。此所以骯髒不安也。或曰。予前言一切文辭。體裁各異。故其工拙亦因之而異。今乃欲以書志疏證之法。施之於一切文辭。不自相刺謬耶。答曰。前者所說。以工拙言也。今者所說。以雅俗言也。工拙者。繫乎才調。雅俗者。存乎軌則。軌則之不知。雖有才調而無足貴。是故俗而工者。無甯雅而拙也。雅有消極積極之分。消極之雅。清而無物。歐曾方姚之文是也。積極之雅。閑而能肆。楊班張韓之文是也。雖然。俗而工者。無甯雅而拙。故方姚之才。雖驚。猶足以倣今人也。吾觀日本之論文者。多以興會神味為主。曾不論其雅俗。或其取法秦西。上追希臘。以美之一字。橫梗結噎于胸中。故其說若是耶。彼論歐洲之文。則自可爾。而復持此以論漢文。吾漢人之不知文者。又取其言以相矜式。則未知漢文之所以為漢文也。日本人所讀漢籍。僅中庸以後之書耳。魏晉盛唐之遺文。已多廢閣。至於周秦兩漢。則稱道者絕少。雖或畧觀大意。訓詁文義。一切未知。由其不通小學耳。夫中唐文人。惟韓柳皇甫獨孤呂李諸公為勝。自宋以後。文學日衰。以至今日。彼方取其最衰之文。比較綜合。以為文章之極致。是烏足以為法乎。或曰。予之持論。似明世七子所言。專

以唐為封城而蔑視宋後諸公甯非一偏之論耶。答曰：七子之弊不在宗唐而祧宋也。亦不在效法秦漢也在其不解文義而以吞剝為能不辨雅俗而以工拙為準。吾則不然。先求訓詁。句分字析。而後敢造詞也。先辨體裁。引繩切墨。而後敢放言也。此所以異於明之七子也。或曰：子謂不辨雅俗。則工拙可以不論。前者已云。以便俗致用為要者。公牘是也。彼公牘者。復何雅之足言乎。答曰：所謂雅者。謂其文能合格。公牘既以便俗。則上準格令。下適時語。無屈奇之稱。號無表象之言詞。斯為雅矣。漢書藝文志曰：書者古之號令。號令于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麟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是則古之公牘。以用古語為雅。今之公牘。以用今語為雅。或用軍門觀察守令丞倅。以代本名。斯所謂屈奇之稱號也。或言水落石出。剝肉補瘡。以代本義。斯所謂表象之言詞也。其餘批判之文。多用四六。昔在宋世。已有龍筋鳳髓之書。近世宰官。相率崇效。以文掩實。搜瀆萬端。此弊不除。此公牘所以不雅也。公牘之文。與所謂高文典冊者。其精極之雅不同。其消極之雅則一。要在質直而已。安有所謂便俗致用者。即無雅之可言乎。非獨公牘然也。小說之文。與他文稍異矣。然亦有其雅者。史記滑稽傳。漢書東方朔傳。此皆小說所本。而漢藝文志之稱小說。則云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所造。是所謂詢于芻蕘者也。故如邯鄲淳之笑林。劉義

真之世說皆當時實事也。其有意構造者，則如漢志所載小說諸家，多兼黃老。而其後亦兼神鬼。若搜神記、幽明錄者，非小說之正宗矣。然猶以譎怪恢奇相尚。雖云致遠，恐泥而無淫汙流漫之文。是在小說猶不失為雅也。自明以來，文人夸毗，惟懷婚姻，自謂風流，靡恥道喪。於是有秘辛雜事、飛燕外傳諸作，浸淫至今。而其流不可遏矣。反古復始，故亦有其雅者。近世小說，其為街談巷語，若水滸傳、儒林外史，其為神怪幽秘，若閱微草堂五種，此皆無害為雅者。若以古豔相矜，以明媚自喜，則無不淪入惡道。故知小說自有雅俗，非有俗無雅也。公牘小說，尚可言雅。况典章學說、歷史雜文乎？若不知世有無句讀文，則必不知文之貴者。在乎書志、疏證，若不知書志、疏證之法，可施於一切文辭，則必以因物聘辭，情靈無擁，為文辭之根極，宕而失原，惟知工拙，不知雅俗，此文辭所以日弊也。

日本武島氏修辭學云：凡備體制者，皆得稱文章。然凡稱文章者，不必皆備體制。無味之談論、乾枯之記事，非不自成一體。其實文字之駢列、記號之集合耳。未可云備體制之文章也。此說不然。圖畫有圖畫之體制，非善準望審明暗者，勿能為。表譜有表譜之體制，非知統系明綱目者，勿能為。簿錄有簿錄之體制，非識品性審去取者，勿能為。算草有算草之體制，非知符號通彙數者，勿能為。此皆各有其學，故亦各有其體。乃

至單篇札記無不皆然。其意既盡而文獨不盡。則當刊落盈辭。無取虛存閒架。若夫前有虛冒。後有結尾。起伏照應。惟恐不周。此自蘇軾呂祖謙輩教人策鋒之法。以此謂之體製。吾未見其為體製也。善夫章氏文史通義之言曰。塾師之講時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難以空言。則往往取譬。以示蒙學。擬於房室。則有所謂閒架結構。擬於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擬於繪畫。則有所謂點睛添毫。擬於形家。則有所謂來龍結穴。此為初學示法。無庸責也。惟時文結習深。錮腸腑。進窺一切古書古文。皆此時文見解。則如用象棋枰布圍棋子。必不合矣。日本人未習時文。乃其所言亦有類是。則以眼界所及。多屬宋文。而蘇軾呂祖謙輩實為時文之祖。故所言亦適相符合。不知文有有句讀無句讀之分。就有句讀文中。亦尚有近於無句讀文者。而必執一體製以概凡百之體製。悲夫。井魚不可與語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與語冰者。篤於時也。

諸子學略說

所謂諸子學者。非專限於周秦。後代諸家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為主。蓋中國學說。其病多在汗漫。春秋以上。學說未興。漢武以後。定一尊于孔子。雖欲放言高論。猶必以無礙孔氏為宗。強相援引。妄為皮傅。愈調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會者。愈違其解。

故中國之學其失不在支離而在汗漫自宋以後理學肇興明世推崇朱氏過于
素玉陽明起而相抗其言致良知也猶云朱子晚年定論孫奇逢輩遂以調和朱陸
為能此皆汗漫之失也惟周秦諸子推迹古初承受師法各為獨立無援引攀附之
事雖同在一家者猶且矜己自貴不相通融故荀子非十二子子思孟軻亦在其列
或云子張氏之賤儒子游氏之賤儒子夏氏之賤儒詬詈嘲弄無所假借韓非子顯
學篇云『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
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
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
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為真孔墨不可復生
誰使定世之學乎』此可見當時學者惟以師說為宗小有異同便不相附非如後
人之忌狹隘喜寬容惡門戶矜曠觀也蓋觀調和獨立之殊而知古今學者遠不相
及佛家有言何等名為所熏若法平等無所違逆能容習氣乃是所熏此遮善染勢
力强盛無所容納故非所熏若法自在性非堅密能受習氣乃是所熏此遮心所及
無為法依他堅密故非所熏（見成唯識論）此可見古學之獨立者由其持論強
盛義證堅密故不受外熏也或曰黨同門而妬道真者劉子駿之所惡以此相熏得

無失言答曰。此說經與諸子之異也。說經之學。所謂疏證。推是考其典章制度。與其
事跡而已。其是非且勿論也。欲考索者。則不得不博覽傳記。而漢世太常諸生。唯守
一家之說。不知今之經典古之官書。其用在考跡異同。而不在于尋求義理。故孔子刪
定六經。與太史公班孟堅輩。初無高下。其書既為記事之書。其學惟為客觀之學。黨
同妬真。則客觀之學。必不能就。此劉子駿所以移書匡正也。若諸子則不然。彼所學
者。主觀之學。要在尋求義理。不在考跡異同。既立一宗。則必自堅其說。一切裁籍。可
以供我之用。非束書不觀也。雖異己者。亦必賸其籍。知其義趣。惟往復辯論。不稍假
借而已。是故言諸子。必以周秦為主。

古之學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時。百姓當家。則務農商畜牧。無所謂學問也。其欲
學者。不得不給事官府。為之胥徒。或乃供灑掃。為僕役焉。故曲禮云。宦學事師。學字
本或作御。所謂宦者。謂為其官寺也。所謂御者。謂為其僕御也。故事師者。以洒掃進
退為職。而後車從者。纔比于執鞭拊馬之徒。觀春秋時。世卿皆稱夫子。夫子者。猶今
言老爺耳。孔子為魯大夫。故其徒尊曰夫子。猶是主僕相對之稱也。說文云。仕學也。
任何以得訓為學。所謂官于大夫。猶今之學習行走。辭是故。非仕無學。非學無仕。二
者是一而非二也。學優則仕之言。出于子夏。子夏為魏文侯。秦丞相李斯。議曰。若欲

有學法令。以吏為師。亦猶行古之道也。惟其學在王官。官宿其業。傳之子孫。故謂之

疇人子弟。見史記。疇者類也。漢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此之謂也。近世

作疇人傳。以疇人為明算之稱。非是。其後有儒家墨家諸稱。荀子大畧篇云。此家言邪學。所以惡儒者。

當時學術相傳。在其子弟。而猶稱為家者。亦仍古者疇官世業之名耳。史記稱老聃

為柱下史。莊子稱老聃為微藏史。道家固出于史官矣。孔子問禮於老聃。卒以剛定六

藝。而儒家亦自此萌芽。墨家先有史佚為成王師。其後墨翟亦受學于史角。陰陽家

者。其所掌為文史星曆之事。則左氏所載瞽史之徒。能知天道者是也。其他雖無微

驗。而大抵出于王官。是故漢藝文志論之曰。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

官。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縱

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於農稷之官。小

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

此諸子出於王官之說。惟其各為一官。守法奉職。故彼此不必相通。莊子天下篇云。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是也。亦有兼學二術者。如儒家多兼縱橫。法家

多兼名。此表裏一體。互為經緯者也。若告子之兼學儒墨。則見譏於孟氏。而墨子亦

謂告子為仁。譬猶跂以為長。隱以為廣。其弟子請墨子棄也。見墨子進退失據。兩無所容。此可為調和者之戒矣。

今畧論各家如左

一論儒家。周禮太宰言儒以道得民。是儒之得稱久矣。司徒之官。專主教化。所謂三物化民。三物者。六德。六行。六藝之謂。是故孔子博學多能。而教人以忠恕。雖然。有商訂歷史之孔子。則刪定六經是也。有從事教育之孔子。則論語孝經是也。由前之道。其流為經師。由後之道。其流為儒家。漢書以周秦漢初諸經學家錄入儒林傳中。以論語孝經諸書錄入六藝略中。此由漢世專重經術。而儒家之荀卿。又為左氏叔梁毛詩之祖。此所以不別經儒也。若在周秦。則固有別。且如儒家鉅子。李克甯越。孟子荀卿。魯仲連。張皆為當世顯人。而儒林傳所述傳經之士。大都載籍無聞。莫詳行業。蓋儒生以致用為功。經師以求是為職。雖今古文。所持有異。而在周秦之際。通經致用之說未興。惟欲保殘守缺。以貽子孫。顧於世事無與。故荀卿譏之曰。鄙夫好其寶。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掉汚庸俗。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概非此云。腐儒即指當世之經師也。由今論之。則猶愈於漢世經師言取青紫如拾芥。較之戰國儒家亦為少愈。以其淡於榮利云爾。儒家之病在以富貴利祿為心。蓋孔子當

春秋之季。世卿秉政。賢路壅塞。故其作春秋也。以非世卿見志。公羊家及左氏家其

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從政。而世卿既難猝去。故但欲假借事權。便其行事。

是故終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玉。惟以王佐自擬。觀荀卿儒效篇云。大儒者。天子三公

也。楊注其才堪王者之位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衆人者。工農商賈也。是則大儒之用無過三

公。其志亦云卑矣。孔子之譏丈人。謂之不仕無義。孟子荀卿皆譏陳仲。一則以為無

親戚君臣上下。一則以為盜名不如盜貨。見荀子而荀子復述太公誅華士事。見宥

由其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見韓非子外是儒家之湛心榮利。較然可知。所以者何。苦

心力學。約處窮身。心求得難。而後意熱。故曰沽之哉。沽之哉。不沽則吾道窮矣。藝文

志說儒家云。辟者隨時抑揚。違離道本。句以譁衆取寵。不知譁衆取寵。非始辟儒。即

孔子固已如是。莊周述盜跖之言曰。魯國巧僞人。孔丘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

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徵幸於封侯富貴

者也。此猶曰道家詆毀之言也。而徵生欲與孔子同時。已譏其佞。則儒者之真可見

矣。孔子于七十二君。已開游說之端。其後儒家率多兼縱橫者。見其自為說曰。無可

無不可。又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又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孟子曰。孔子聖之

時者也。荀子曰。君子時。絀則絀。時伸而伸也。見仲然則孔子之教。惟在趨時。其行義

國月七 集

從時而變故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如墨子非儒下篇譏孔子曰

孔丘窮於陳蔡之間藜藿不糲十日子路為掌脰孔丘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視人衣以酤酒孔丘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丘曰來吾語汝曩與汝為苟生今與汝為苟義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贏飽偽行以自飾汙邪詐偽孰大於此

其詐偽既如此及其對微生畝也則又以疾固自文此猶叔孫通對魯兩生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也所謂中庸實無異於鄉愿彼以鄉愿為賊而譏之夫一鄉皆稱愿人此猶沒身里巷不求仕官者也若夫逢衣淺帶短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則一國皆稱愿人所謂中庸者是國愿也有善於鄉愿者也孔子譏鄉愿而不譏國愿其濫心利祿又可知也君子時中時伸時絀故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於行事則可矣用儒家之道德故艱苦卓厲者絕無而冒沒奔競者皆是俗諺有云書中自有千鍾粟此儒家必至之弊貴於微辟科舉學校之世而無乎不徧者也用儒家之理想故宗旨多在可否之間論議止於函胡之地彼耶穌教天方教崇奉一尊其害在堵塞人之思想而儒術之害則在散亂人之思想此程朱陸王諸家所以有權而無實也雖然孔氏之功則有矣變機祥神怪之說而務人事變時人

世官之學。而及平民。此其功亦復絕千古。二千年來。此事已屬過去。獨其熱中競進在耳。

次論道家。道家老子。本是史官。知成敗禍福之事。悉在人謀。故能排斥鬼祿。為儒家

之先導。道家如老莊輩皆無崇信鬼神之事。列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等語。未知

何指。道士依傍其說。推為教祖。實於老子無與。亦以怵於利害。膽為之怯。故事事以

卑弱自持。所云無為。權首將受其咎。人皆取先。已獨取後。者實以表其膽怯之微。蓋

前世伊尹太公之屬。漢藝文志道家有伊尹五十篇。皆為輔佐不為帝王學。老氏之術

者。周時有范蠡。漢初有張良。其位置亦相類。皆惕然於權首之戒者也。孔子受學老

聃。故儒家所希。祇在王佐。可謂不背其師說矣。老子非特不敢為帝王。亦不敢為教

主。故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大抵為教主者。無不強梁。如釋迦以勇猛

無畏為宗。尊曰大雄。亦曰調御。而耶穌穆罕默德。或稱帝子。或言天使。遇事奮迅。

有愍不畏死之風。此皆強梁之最也。老子膽怯。自知不堪。此任。故云人之所教。我亦

教之。如是而已。然天下惟膽怯者。權術亦多。蓋力不能取。而以智取。此事勢之必然

也。老子云。道法自然。太史論老莊諸子。以為歸於自然。自然者。道家之第一義諦。由

其博覽史事。而知生存競爭。自然進化。故一切以放任為主。雖然。亦知放任之不可

久也。羣龍無首，必有以提倡之。又不敢以權首自居，是故去力任智，以詐取人，使彼樂於從我，故曰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老子學術，盡于此矣。雖然，老子以其權術授之孔子，而微藏故書，亦悉為孔子詐取。孔子之權術，乃有過於老子者。孔學本出於老，以儒道之形式有異，不欲崇奉以為本師。亦如二程子之學本出濂溪，其後反對佛老，故不稱周先生，直稱周茂叔而已。東原之學本出發原，其後反對朱子，故不稱江先生，直稱吾郡老儒江慎修而已。而懼老子發其覆也。於是說老子曰：烏鵲鴽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曉。見莊子意謂已述六經學皆出於老子。吾書先成，子名將奪，無可如何也。老子膽怯，不得不曲從其請。逢蒙殺羿之事，又其素所揄揚也。胸有不平，欲一舉發，而孔氏之徒，徧布東夏，吾言朝出，首領可以夕斷。於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無儒，而孔氏之無如我何，則始著道德經，以發其覆。藉令其書早出，則老子必不免於殺身。如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見蹴踘，猶以爭名致戮，而况老子之陵駕其上者乎。嗚呼！觀其師徒之際，忌刻如此，則其心術可知。其流毒之中人，亦可知已。莊子晚出，其氣獨高，不憚揮彈，前哲憤奔走游說之風，故作讓王以正之。惑智力取攻之事故，作胥篋以絕之。其術似與老子相同。其說乃與老子絕異。故天下篇，歷敘諸家，已與關尹老聃裂分為二。其褒之以至極，尊之以博大真人者，以其自然之說為己所取法也。其裂分為二者，不欲以老子

之權術自汙也。或謂子夏傳田子方。田子方傳莊氏。是故莊子之學本出儒家。其說非是。莊子所述如庚桑楚徐無鬼則陽之徒多矣。豈獨一田子方耶。以其推重子方。遂謂其學所出必在於是。則徐無鬼亦莊子之師耶。南郭子綦之說為莊子所並稱。彼亦莊子師耶。

次論墨家。墨家者古宗教家。與孔老絕殊者也。儒家公孟言無鬼神。見墨子道家老子言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是故儒道皆無宗教。儒家後有董仲舒。明求雨禳災之術。似為宗教。道家則由方士妄託為近世之道教。皆非其本旨也。惟墨家出於清廟之宇。故有明鬼三篇。而論道必歸於天志。此乃所謂宗教矣。兼愛高同之說為墨子所非。非樂節葬之義為荀卿所駁。其實墨之異儒者。並不止此。蓋非命之說為墨家所獨勝。儒家道家皆言有命。其善於持論者。神怪妖誣之事。一切可以推陷廓清。惟命則不能破。如論衡有命祿氣壽幸遇命義等篇是也。其命義篇舉儒墨對辯之言曰。

墨家之論以為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為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見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無命者聞歷陽之鄰一宿沈而為湖。秦將白起坑趙降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眾同時皆死。春秋之時。敗績之事。死者數萬尸。且萬難饑饉之歲。餓

者滿道溫氣疫癘。千戶滅門。如必有命。何其秦齊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於長平。猶高祖初起。相工入豐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女俱貴。而有相也。卓犖時見。往往皆然。而歷陽之都。男女俱沒。長平之坑。老少並陷。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衰微。兵革並起。不得終其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則疾病。被災蒙禍之驗也。宋衝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人。必有祿。或末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臨之也。故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

凡言祿命。而能成理者。以此為勝。雖然。命者孰為之乎。命字之本。固謂天命。儒者既斥鬼神。則天命亦無可立。若謂自然之數。數由誰設。更不得其徵矣。然墨子之非命。亦僅持之有故。未能言之成理也。特以有命之說。使其偷惰。故欲絕其端耳。其非命下篇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能其頰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實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王公大臣。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紵矣。』是故非命者。不必求其原。理特謂於事有害而已。夫儒家不信鬼神。而言有命。墨家尊信鬼神。而言無命。此似自相刺繆者。不知墨子之非命。正以成立宗教。彼

之尊天石鬼者。謂其能福善禍淫耳。若言有命。則天鬼為無權矣。卒之盜跖壽終。伯夷餓死。墨子之說。其不應者甚多。此其宗教所以不能傳久也。又凡建立宗教者。必以音樂莊嚴之具。感觸人心。使之不厭。而墨子貴儉非樂。故其教不能逾二百歲。墨者雖然。墨子之學。誠有不逮孔老者。其道德則非孔老所敢窺視也。

次論陰陽家。陰陽家亦屬宗教。而與墨子有殊。觀墨子貴義篇云。『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返。馬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人不得北。北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以戊己殺黃龍於中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蓋墨家言宗教。以善惡為禍福之標準。陰陽家言宗教。以趨避為禍福之標準。此其所以異也。或疑七畧以陰陽家錄入諸子。而數術自為一略。二者何以相異。答曰。以今論之。實無所異。但其理有淺深耳。蓋數術諸家皆繁碎占驗之辭。而陰陽家則自有理論。如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鄒爽子十二篇。觀史記孟荀列傳所述鄒衍之說。窮高極深。非專術家之事矣。南公三十六篇。即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者。是為豫言之圖讖。亦與常占有異。如揚雄之

太玄司馬光之潛虛邵雍之皇極經世黃道周之三易洞璣皆應在陰陽家而不應在儒家六藝家此與著龜形法之屬高下固殊絕矣

次論縱橫家縱橫家之得名因於從人橫人以六國抗秦為從以秦制六國為橫其名實不通於異時異處漢志所錄漢有蒯子五篇鄒陽七篇蒯勸韓信以三分天下鼎足而居鄒陽仕梁值吳楚昌狂之世其書入於縱橫家亦其所也其他秦零陵令信一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侍詔金馬聊蒼一篇身仕王朝復何縱橫之有然則縱橫者游說之異名非獨外交顯對之事也儒家者派熱中趨利故未有不兼縱橫者如墨子非儒下篇記孔子事足以明之

孔丘之齊見景公景公欲封之以尼谿晏子曰不可於是厚其禮留其封數見而不問其道孔乃恚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鵠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焉歸於魯有頃間齊將伐魯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救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

越絕書內傳陳成恒篇亦記此事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霸越是則田常越魯管孔子為之主謀沐浴請討之事明知哀公不聽特借此以自文此為詐說之尤矣便辭利口履邦亂家非孔子子貢為之信耶莊子胠篋云田成子一旦殺齊君

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並舉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竊鈞者死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此即切齒腐心於孔子之事也。自爾以來。儒家不兼縱橫。則不能取富貴。余觀漢志。儒家所列。有魯仲連子十四篇。平原老七篇。陸賈二十三篇。劉敬三篇。終軍八篇。吾丘壽王六篇。莊助四篇。此外則有鄒生。漢初謁者。稱為大儒。而其人皆善縱橫之術。其關於外交者。則魯仲連說辛垣衍。鄒生說田橫。陸賈終軍。嚴助。諭南越。是也。其關於內事者。則劉敬請都關中。是也。吾丘壽王在武帝前。智略輻湊。傳中不言其事。壽王既與主父偃。徐樂。莊助同傳。其行事宜相似。而平原老。朱建者。則為辟陽侯。竄食其事。游說嬖人。其所為愈卑鄙矣。縱橫之術。不用於國家。則用於私人。而持書求薦者。又其末流。曹丘通謁於季布。樓護傳食於五侯。降及唐世。韓愈以儒者得名。亦數數勝言。當邇求為援手。乃知儒與縱橫相為表裏。猶手足之相支。毛革之相附也。宋儒稍能自重。降及晚明。何心隱輩。又以此術自暴。及□□而稱理學者。無不習掉闔。知避就矣。孔子稱達者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聞者色取行遠。居之不疑。由今觀之。則聞者與縱橫稍遠。而達者與縱橫最近。達固無以愈於聞也。程朱末流。惟是聞者。陸王末流。惟是達者。至於今日。所謂名臣大儒。則聞達兼之矣。若夫縱人橫人之事。則秦皇一統。而後業已滅絕。故隋書經籍志中。惟存鬼谷三

卷而梁元帝所著補闕子與湘東鴻烈二書不知其所指也

次論法家法家者略有二種其一為術其一為法韓非子定法篇曰「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然為術者則與道家相近為法者則與道家相反莊子天下篇說慎到之術曰「椎拍輓斷與物宛轉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此老子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為心也此為術者與道家相近也老子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太史公酷吏列傳亦引法令濫章盜賊多有之說而云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此為法者與道家相反也亦有兼任術法者則管子韓非是也漢志管子列於道家其心術白心內業諸篇皆其術也任法法禁重令諸篇皆其法也韓非亦然解老喻老本為道家學說少嘗學於荀卿荀卿隆禮儀而殺詩書經禮三百固周之大法也韓非合此二家以成一家之說亦與管子相類管子功官諸篇與陰陽而後此者惟諸葛亮專任法律與商君為同類故先主遺詔令其子讀商君書引宋松之三國志知其君臣相合也其後周之蘇綽唐之宋璟庶幾承其風烈然凡法家必與儒家縱橫家反

對惟荀卿以儒家大師而法家韓李為其弟子則以荀卿本意在殺詩書固與他儒有別韓非以法家而作說難由其急於存韓故不得不兼縱橫耳其餘則與儒家從縱橫未有不反唇相稽者商君外內篇曰吳為淫道為辯知者貴游官者任文學私名顯之謂也此兼拒儒與縱橫之說也新令篇曰六政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此專拒儒家之說也韓非說使篇曰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業行姦執以倖偷世者數御六反篇曰遊居厚養年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曲語年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此拒縱橫家之說也五蠹篇曰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顯學篇曰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此拒儒家之說也五蠹篇曰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此拒一切學者之說也至漢公孫弘董仲舒輩本是經師其時經師與儒已無分別弘習文法史事而緣飾以儒術仲舒為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以應廷尉張湯之問儒家法家於此稍合自是以後則法家專與縱橫家為敵屢助伍被皆縱橫家漢武欲薄其罪張湯爭而誅之主文偃亦縱橫家漢武欲勿誅公孫弘爭而誅之而邊通學短長之術亦卒譖殺張湯諸葛治

蜀實信必罰。彭萊李嚴皆縱橫之魁桀。故萊誅而嚴流。其於儒者則稍稍優容之。蓋時趾則趾。能使百帖耳於法家之下也。然儒家法家縱橫家皆以仕宦榮利為心。惟法家執守稍嚴。臨事有效。儒家於招選茂異之世則習為縱橫。於綜覈名實之世則齟於法律。縱橫是其本真。法律非所素學。由是儒者自恥無用。則援引法家以為己有。南宋以後。尊諸葛為聖賢。亦可聞已。然至今日。則儒法縱橫殆將合而為一也。次論名家。名家之說。關於禮制者。則所謂「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也。關於人事百物者。則所謂「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也。莊子天下篇云。春秋以道名分。非特褒貶損益而已。數梁傳曰。隕石於宋。而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於宋西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自治也。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說曰。隕石記聞也。聞其碩。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是關於散名者也。凡正名者。亦非一家之術。儒道墨法。必兼是學。然後能立能破。故儒有荀子正名。墨有經說上下。皆名家之真諦。散在餘子者也。若惠施公孫龍輩。專以名家者聞。而苟為鈇析者多。其術反同說辯。故先舉儒家荀子正名之說。以徵名說其說曰。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

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清濁調罕奇聲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香臭芬鬱腥臊酒酸奇臭以鼻異，疾養滄熱滑鉞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慙以心異，心有微知，微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則微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微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然後隨而命之，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與兼無所相遜，則共雖共不為害矣。故萬物雖異，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又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而又別。至於無別，然後止。物有同狀而異所者，有異狀而同所者，可別也。狀同而為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此制名之樞要也。

按此說同異何緣曰：緣天官中土書籍少言緣者，故當徵之佛書。大凡一念所起必有四緣，一曰因緣，識種是也；二曰所緣緣，塵境是也；三曰增上緣，助伴是也；四曰等無間緣，前念是也。緣者是攀附義，此云緣天官者，五官緣境，彼境是所緣緣，心緣五官見分，五官見分是增上緣，故曰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五官非心不

能感境故同時有五俱意識為五官作增上緣心非五官不能微知故復藉五官見分。為心作增上緣五官感覺惟是現量故曰五官簿之而不知心能知覺兼有非量比量初知覺時猶未安立名言故曰心微之而無詭微而無詭人謂其不知於是名字生焉大抵起心分位必更五級其一曰作意此能警心令起二曰觸此能令根五官境識三和合為一三曰受此能領納順違俱非境相四曰想此能取境分齊五曰思此能取境本因作意與觸今稱動向受者今稱感覺想者今稱知覺思者今稱考察初起名字惟由想成所謂口呼意呼者也繼起名字多由思成所謂考呼者也凡諸別名起於取像故由想位口呼而成凡諸共名起於概念故由思位考呼而成同狀異所如兩馬同狀而所據方分各異異狀同所如壯老異狀而所據方分是同不能以同狀異所者謂為一物亦不能以異狀同所者謂為二物然佛家說六種言論有云眾法聚集言論者謂於色香味觸等事和合差別建立宅舍瓶衣車乘軍林樹等種種言論有云非常言論者或由加行謂於金段等起諸加行造環釧等異壯麗具金段言捨環釧言生或由轉變謂飲食等於轉變時飲食言捨便穢言生見地論然則同狀異所者物雖異而名可同聚集萬人則謂之師矣異狀同所者物雖同而名可異如卵變為雞則謂之雞矣荀子未言及此亦其鑒有未周也次舉墨經以解

因明其說曰。

故所得而後成也。上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體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無。然若見之成見也。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上經說。

荀子惟能制名不及因名之術。要待墨子而後明之。何謂因明。謂以此因明彼宗旨。佛家因明之法。宗因喻三分為三支。於喻之中。又有同喻異喻。同喻異喻之上。各有合離之言詞。名曰喻體。即此喻語。名曰喻依。如云聲是無常（宗）所作性故（因）（一）凡所作者皆是無常。同喻如瓶。凡非無常者皆非所作。異喻如太空中空（喻）（墨子）之「故」即彼之「因」。必得此因而後成宗。故曰「故所得而後成也」。小故大故皆簡因喻過誤之言。云何小故。謂以此大為小之「因」。蓋凡「因」較宗之「後陳」。其量必減。如以所作成無常。而無常之中。有多分非所作者。若海市電光無常起滅。豈必皆是所作。然凡所作者。則無一不是無常。是故無常量處所作量。掩今此同喻合詞。若云「凡無常者皆是所作。則有「倒合」之過。故曰「有之不必然」。謂有無常者不必皆是所作也。然於異喻離詞。若云「凡非無常者皆非所作。則為無過。故曰「無之必不然」。謂無無常者。必不是所作也。以體喻寬量。以端喻狹量。故云「體也若有端」。云何大故。謂以此大為彼大之因。如云聲是無常。不徧性。故不

偏之與無常了不相關。其量亦無寬狹既不相關。必不能以不偏之因成無常之宗。故曰「有之必無然」。二者同量。若見與見。若尺之前端後端。故曰「若見之成見也。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近人或謂印度三丈即是歐洲三尺。所云宗者當彼斷按所云因者當彼小前提。所云同喻之喻體者當彼大前提。特其排列逆順。彼此相反。則由自悟悟他之不同耳。然歐洲無異喻。而印度有異喻者。則以防其倒合。倒合則有減量換位之失。是故示以離法。而此弊為之消弭。村上專精據此以為因明法式。長於歐洲。乃墨子於小故一條。已能出此。是亦難能可貴矣。若難三足狗非犬之類。詭辯繁辭。今姑勿論。

次論雜家。雜家者兼儒墨合名法。見王治之無不備。此本出於議官。彼此異論。非以調和為能事也。呂氏春秋淮南內篇。由數人集合而成。言各異指。固無所害。及以一人為之。則漫羨無所歸心。此漢志所以譏為謾者也。韓非子顯學篇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十。服喪三月。世以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冢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柩。世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儉侈。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挽。不自適。行曲則違於穢。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鬥爭。取不隨。

仇不羞困園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亟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諍行同異之譽。安得無亂乎。韓非說雖如是。然欲一國議論。如合符節。此固必不可得者。學術進行。亦藉互相駁難。又不必偏廢也。至以一人之言。而矛盾自陷。使仰異趨。則學術自此衰矣。東漢以來。此風最盛。章氏文史通義謂近人著作。無專門可歸者。率以儒家雜家為蛇龍之混。信不誣也。

次論農家農家諸書。世無傳者。汜勝之書。時見他書徵引。與賈思勰之齊民要術。王禎之農書。義趣不異。若農家止於如此。則不妨歸之方技。與醫經。經方同列。然觀志所述云。「鄙者為之。以為無所貴。」欲使君臣並耕。詩上下之序。則許行所謂神農之言。猶有存者。韓非顯學篇云。「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益。」是即近世均地主義。斯所以自成一家也。

次論小說家。周秦西漢之小說。似與近世不同。如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臣事周紀七篇。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與近世雜史相類。比於西京雜記四朝聞

見錄等。蓋差勝矣。賈誼嘗引青史。必非諷愆之說可知。如伊尹說二十七篇。鶡子說十九篇。宋子十八篇。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則其言又兼黃老。莊子天下篇。舉宋鈺尹文之術。列為一家。荀卿亦與宋子相難。今尹文入名家。而宋子祇入小說。此又不可解者。以意揣之。宋子上說下教。強聒不舍。一見莊子天下篇。一蓋有意於社會道德者。所列黃老諸家。宜亦同此。街談巷議。所以有益於民俗也。笑林以後。此指漸衰。非揚堯之議矣。

上來所述諸子。凡得十家。而漢志稱九流者。彼云九家可罷。蓋小說特為附錄而已。就此十家論之。儒道本同源。而其流與雜家縱橫家合為一類。墨家陰陽家為一類。農家小說家為一類。法家名家各自獨立。特有其相通者。

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

巴黎留學生相集作新世紀。謂中國當廢漢文。而用萬國新語。蓋季世學者。好尚奇詭。震懼于白人侈大之言。外務若譽。不暇問其中失所在。非獨萬國新語一端而已。其所執守。以象形字為未開化人所用。合音字為既開化人所用。且謂漢文紛雜。非有準則。不能視形而知其字。故當以萬國新語代之。余聞風律不同。視五土之宜。以合其剛柔侈斂。是故吹萬不同。使其自己前者唱喏。後者唱于。雖大巧莫能齊也。萬

國新語者。本以歐洲為準。取其最普通易曉者。糅合以成一體。于他洲未有所取也。大地富媪博厚矣。殊色異居。非白人所獨有。明其語不足以方行世界。獨在歐洲。有交通之便而已。歐洲諸語。本自希臘羅甸。尊乳以成。波瀾不二。然改造者。不直取希臘羅甸之言。而必以萬國新語為幟者。王由古今異撰。弗可矯糅。以此相糅。則漢語之異於萬國新語。視萬國新語之異於希臘羅甸。其遠彌甚。在彼則以便俗為功。在此則以戾匡從事。既遠人情。亦自相牴牾甚矣。若夫象形合音之別。優劣所在。未可質言。今者南至馬來北抵蒙古。文字亦悉以合音成體。彼其文化。豈有優於中國哉。合音之字。視而可識者。徒識其音。固不能知其義。其去象形。差不容以一黍。故俄人識字者。其比例猶視中國為少。日本人既識假名。亦竝粗知漢字。漢字象形。日本人識之。不以為奇。恆難了。是知國人能偏知文字以否。在強迫教育之有無。不在象形合音之分也。識字之難。未若辨別草木形類而難分。文字形殊而易別。然諸農圃。識草木必數百種。尋常雜字。足以明民共財者。亦不逾數百字耳。治文學者。猶采藥之夫。治小學者。猶博物之彥。雖稍艱阻。不必夫人而能之也。古之小學。習書計與五甲六方。故人人知文字。計之粗者。乘除開方。諸術習之易矣。然今世士人。尚非盡人能解。豈漢算獨難治哉。士人知書而愚於計。商賈識計而短於書。由其用有緩急。

故治之有先後也。至于庶業滋繁，飾偽萌生，人不知書，則常苦為人所詐。夫農夫操耒若無事於知書，乃至陶人搏土，梓匠營宮，婦功刺繡，錦官織纈，工藝精良，視農耕為難習矣。然皆十口相傳，不在載籍，當其習此，以為文字非所急圖，出而涉世，乃自悔其失學。書札契券，計簿之微，猶待他人為之營治，欺詐不可以猝曉，隱曲不可以自藏，斯亦爽然自咎也。若豫覩知書之急，誰不督促子弟，以就學者，重以強迫教育，何患漢字之難知乎。或言日本雖用漢字，凌雜無純，支絀亦可觀矣。漢人守之，其不利亦將等于日本。此未辨清濁之原也。日本語言，故與漢語有別，強用其文，以為表識，稱名既異，其發聲又財及漢音之半。由是音讀訓讀，所在紛糅，及空海作假名，至今承用，和漢二書，又相孱廁，夫語言文字，出于一本，獨日本則為二本，欲無凌雜，其可得乎。漢人所用，顧獨有漢字耳。古今語雖少不同，名物猶無大變，至于儕偶相呼，今昔無爽，助詞發語之聲，世俗皆儒，疑為異古。余嘗窮究音變，明其非有差遠，作釋詞七十餘條，用為佐證。今舉數例，孔之與好，同訓為嘉，古音本以旁紐雙聲相轉，故釋器云：肉倍好好倍肉者，好即借為孔字。古者謂甚曰孔，今者謂甚曰好，好大好快。若古語則言孔大孔快矣。小爾雅肆訓極，說文肆訓極，陳大雅其風肆好，肆好者極好也。今遼東謂極備曰有得肆，蘇州謂極熱曰熱得肆，訓肆為極，是與古同。肆殺同。

部去入一聲。故夏小正釋于聲肆。傳謂肆借為殺。家人謂極好曰殺好。即古言肆好矣。今人謂極陳力曰殺力。即常言肆力矣。說文相從呂聲。亦從里聲。作裡。考工記里為式。即己為式。明古音里與呂同。古人說過去事。語終言矣。今人說過去事。語終言哩哩。即矣之聲變也。商書以呢為禰。釋獸以泥為闌。明古音泥與爾同。詞之必然。古語言爾。今語言呢。呢即爾之本音也。乃至楚人發語言美。今湖北黃梅人冠語多用羌字音。斂如姜。釋話訓都為於。今江南蘇州人言於。則用都字。音促如篤。此則通言別語。詞氣皆與古符。由此以雙聲疊韻展轉鈎校。今之詞氣。蓋無一不與雅訓相會者。百代懸疑。渙爾冰釋。況諸名物取捨之詞。而有與故言相失者耶。特世人鮮通韻學。音聲小變。即無以知所從來。若循法言切韻之例。一字數音。區其正變。則雖謂周漢舊言。猶存今世可也。況其文字本出一塗。不以假名相雜。與日本之凌雜無紀者。阡陌有殊。憂其同病。所謂比擬失倫者哉。或疑方土不同。一道數府之間。音已互異。名物則南北大殊。既難齊一。其不便有莫甚者。同一禹域之民。而對語或須轉譯。曷若易之為便。抑以萬國新語。易漢語。視以漢語南北互輸。孰難孰易。今各省語。雖小異。其根柢固大同。若為便俗。致用計者。習效官音。慮非難事。若為審定言音計者。今之聲韻。或正或謬。南北皆有偏至。北方分紐善符于神珙。而韻略有玉胡。廣東辨韻。眇

合于法言。而紐復多般混南北相授。惟江漢處其中。派江陵武昌韻紐皆正。然須旁采州國。以成夏聲。若風聲本在侵部。而江甯言風音猶作方林切。庚聲本在陽部。而蘇州言庚音猶作古郎切。此合于周秦本音者。松之音所在皆切相容。而黃州廣州呼松者猶作祥容切。鳥之音所在皆切女了。而湖南江左呼鳥者猶作都了切。此合于隋唐切韻者。既以江漢間為正音。復取四方曲則之聲。用相和會。則聲韻具無謬矣。故訓衰微。留者可窺。此在南北亦皆互有短長。閩嶠之言。至詰詘也。然而稱一為蜀。呼事為彘。讀火如燮。乃毛傳方言之故訓。中原板蕩。佚在東南。可謂邊方無典語耶。秦蜀荆楚之言。至通達也。然而冰出為凌。見諸國風官禮。他方無舉此者。淮西猶謂雨而木冰為油光。凌暴雨為凍。微之楚辭淮南。他方無舉此者。川陝間猶謂夏月暴雨為偏凍雨。可謂中原無別語耶。若知斯類。北人不當以南紀之言為磔格。南人不當以中州之語為冤句。有能調均殊語。以為一家。則名言其有則矣。若是者。誠不若苟習官音為易。視彼萬國新語。則難易相距。猶不可以籌策計也。必欲盡廢漢文。而用萬國新語者。其謬則有二事。一若欲統一語言。故盡用其語者。歐洲諸族。因與原語無大差違。習之自為徑易。其在漢土。排列先後之異。紐母繁簡之殊。韻部多寡之分。器物有無之別。兩相徑攝。此其牽牽大者。強為轉屬。欲其調達如鶯。固不能矣。

乃夫丘里之言徧冒衆有人情互異。雖欲轉變無由。杜爾斯克氏言中國道字他方任用何文皆不能譯。夫不能譯者非絕無擬議之詞也。要之封域大小意趣淺深。必不能以密切猥用彼語以相比。況將何以宣達職志。條色性情。此蓋非一道字而已。其用於屈伸取捨者。某宣教師亦為余言。漢語有獨秀者。如持者通名也。高而舉之曰抗。俯而引之曰提。束而曳之曰捩。揮之在前曰拖。曳之自後曰撻。兩手合持曰舉。肩手任持曰擔。并力同舉曰臺。獨力引重曰扛。如是別名。則他國所無也。今自廢其分明者。而取他之混合者。言以足志。宜何取焉。及如械器有無。東西殊貴。食有竹箸。賭有圍棋。樂器有簫管笙磬之殊形。衣服有袍袂衫襦之異用。若此類者。殆以百數。夫稱帽為冠。以盤為案。正名者猶云不可。況或本無其器。而皮傳為名乎。夫兩語相涵。繁簡多寡之不相當。既如是矣。且一字而引伸為數義者。語必有根。轉用新語。彼此引伸之義。其條實不皆相準。是則杜絕語根也。尋常稱謂之詞。復有志而晦者。今人尊敬之言。曰「台」。曰「令」。台之語本于三能。三足。斿謂之能。魁下六星。兩兩相比似之。故曰三能。古音能與台同。故或書作三台。以比三公。而尊稱曰台者。自三能來。今若謂人為斿。未有不色然怒者。稱之以台。則為尊敬。此由古今語變。今時已無有呼斿為能者。亂今之語本于靈。靈者巫也。上古重神事。故靈引伸為善。假借作

今尊稱曰今者自靈子來今若比人以巫則侮慢語也而稱今顧為尊敬此由古今語異今時已無有呼巫為靈者爾若其轉為新語況以尊貴之語代古以良善之語代今則粗糲而失語柢若質譯為翫為巫則不可以為尊敬之詞夫尋常譯述得其大義可也至於轉變語言必使源流相當而後可況則失窳切則失情將以何術轉變之也且萬國新語者學之難耶必不能舍其土風而新是用學之易耶簡單之語上不足以明學術下不足以道情志苟取交通若今之通郵異國者用異國文字可也甯當自廢漢語哉豈直漢語爾印度歐洲諸語猶合保存蓋學之近質者非絲密幽遠之詞不足宣也今之持無政府主義者欲廢強權豈欲廢學術耶學之近文者其美乃在節奏句度之間不專以文辭為準若其紐母不同韻部有異名詞長短往復皆殊則在彼為至美者於此乃反為備劣擺倫之詩西方以為悽愴研麗矣譯為漢文則率直不足觀采其稍可者必增損其文身句身強以從我此猶治璞玉者施以刻雕非其舊式然也由是知漢上篇章之美者譯為歐文轉為萬國新語其率直鮮味也亦然本為諧韻轉之則無韻本為雙聲轉之則異聲本以數音成語轉之則音節冗長失其同律是則杜絕文學歸于樸儷也嘗見譜岳鄂王詞者合以風琴聲遂沈濁使其朱弦疏越用之廟堂施之宗教宜以是為上宮而漢土詞曲音取悲涼

惟笛能諧其聲。龜風琴。擘篋。清濁異宜。故聞者幾於思助。夫以樂器準音。絲竹猶勿能相代。况復言語有差。其不相值也明矣。若徒以交通為務。舊所承用一切芟夷。學術文辭之章章者。甚則棄捐。輕乃裁減。斯則其道大虧。非宜民之事也。

二若謂象形不便。故但用其音者。文明野蠻。吾所不論。然言語文字者。所以為別聲繁則易別。而為優聲簡則難別。而為劣。日本嘗欲用羅甸字母。以彼發音簡少。故羅甸足以相資。漢土則不然。縱分音紐。自梵土悉曇而外。紐之繁富。未有過于漢土者也。橫分音韻。梵韻復不若漢韻繁矣。視歐洲音。直數語耳。昔自漢末三國之間。始有反語。隋之切韻。以紐定聲。舍利神珙諸子。綜合其音。參取梵文字母聲勢之法。分列八音。至今承用者。為字母三十六。而聲勢復在其外。以現有法言切韻也。今之韻部。著于唇舌者。慮不能如舊韻之分明。然大較猶得二十。計紐及韻。可得五十餘字。其視萬國新語。以二十八字母含孕諸聲者。繁簡相去。至懸遠也。河淮江漢之間。侯之與真。覃之與寒。韻部絕遠。而或轉相捉。般廣東呼侵覃部字。則合口。呼真寒部字。則開口。區以別矣。青之與真。韻部相望。若比鄰。中原亦轉相連。入廣東呼真部字。則收鼻推氣言之。呼青部字。則橫口斂氣言之。然若呼兩為以讀居成筮。則不連中原之正。凡此分別歐洲之音。不能具也。字母三十六者。本由華嚴四十二字。增損以成漢

梵發音亦有小別故不得悉用華麻乃如非數奉娘四紐梵音所無錢大昕已明其義蓋自孫炎韋昭徐仙民李軌劉昌宗諸家各為反語揚摧可知然重唇輕唇至中唐始有分辨舌頭舌上亦遂析為二音此至今無替者也漢音所以異者在舌上知徹澄三紐江左呼之幾與照穿牀等闊廣則或迤入喉牙自此數省而外分畫至嚴呼中者不得同宗言且者不可作醜讀二者不能似樹蓋婦孺所知矣若如歐洲之音齒音照紐尚不能質直出聲至舌上知徹澄等則無音可以模寫余昔視梵文字母有綺妃茶三音謂與此土知徹澄等及就問印度人猶云作多佗陀（讀入麻部）惟綺妃茶之音亦得令其切出歐洲則一切闕之與白人語北言直隸南言鎮南關直云鎮云必訛變其音以就彼是三紐者蓋漢土卓特之音日本人亦弗能道是也若夫正齒有照穿牀審禪五紐齒頭則以精清從心邪相副得其半音禹域而外孰能具此且正齒齒頭當日析為十紐若從簡易即分等之術耳同在一紐而音有四等之殊故夫見之與母齒之與坤其鴻纖必有辨也審紐祇隸正齒而北音或選入舌上是舌上復增一紐舌頭定母所隸同徒諸字今呼者不純如定乃在定透之間亦如晚喻相礙其間復出匣母故以此三十六者按等區分其音且將適瓦約以四聲為劑亦有八十餘音二者并舉則音母幾將二百然皆堅完獨立非如日本五

十假名刪之。不過二十音也。甯有二十八字之體文。遂足以窮其變乎。夫聲音繁解。彼是有殊。非直新語合音之法。不可單行。縱盡改吾語言。以就彼律。抑猶有詰詘者。是何也。常言雖可易。而郡國姓名諸語。必不可易。屈而就彼音。既舛變。則是失其本名。何以成語。或言漢音雖繁。然譯述他國固有名詞。亦少音和而多類隔。要在得其大致而已。準是則以新語譯漢土舊名。小有盈腴。亦無普馬應之曰。以漢語譯述者。漢人也。名從主人。號從中國。他方人地。非吾所習。狎者雖音有舛侈。何害。今以漢人自道鄉里。而聲氣差遠。則不可以此相例。亦明矣。蓋削趾以適屐者。工之愚也。戕杞柳以為柶棬者。事之賊也。頃者日本人創漢字統一會。欲令漢人誦讀漢文。一以日本尤奇之音為至今之欲用萬國新語者。亦何以異是耶。日漢字所以獨用象形。不用合音者。慮亦有故。原其名言行號。皆以一音成立。故音同義殊者。眾。若用合音之字。將芒昧不足以為別。況以地域廣袤。而令方土異音。合音為文。逾千里則弗能相喻。故非獨佗方字母。不可用於域中。雖自取其紐韻之文。省減點畫以相緝切。其道猶因而難施。自韻籀斯邈以來。文字皆獨標部首。披形系聯者。其勢固不得已也。由斯二義。盡用彼語。則吐辭述學。勢有不周。獨用彼音。則繁簡相差。聲有未盡。技者不深。惟其利病。而僥焉以除舊布新為號。豈其智有未喻。亦驚名而不求實之過歟。雖

然輔漢文之深密。使易能易知者。則有術矣。一欲使速於疏寫。則人人當兼知章草。漢世制詔三玉。其冊書猶真草兼具。豈况符契箋奏之書。日不暇給。則何取端書分隸。草書之作。導源先漢。故由隸體邊移。若夫禱誌草創。難知其審。而阮氏鐘鼎款識。謂周世自有草篆。則過崇雁器。為不根之談也。要之漢初文史辭尚簡嚴。猶以草書紹屬。今之繁辭。則宜用草書審矣。大抵事有緩急。物有質文。文字宜分三品。題署碑板。則用小篆。雕刻冊籍。則用今隸。至于倉卒應急。取備事情。則直作草書可也。然自張旭懷素以來。恣意鉤聯。形骸已甚。當依急就正書。字各分區。無使聯絲難斷。而任情損益。補短截長。以求側媚者。一切遮禁。字形有定。則無由展轉紛歧。此非獨便于今隸。視歐文亦愈徑存何者。本以一音為一元。非以數音成一語也。二若欲易于察識。則當略知小篆。稍見本原。初識字時。宜散以五百四十部首。若又簡畧。雖授「文」字。蒙求「」可也。凡兒童初引筆為畫。今隸方整。當體則難。小篆詘曲。成書反易。且日月山水諸文。宛轉悉如其象。非若隸書之局就準繩。與形相失。當其知識初開。一見字形。乃如畫成其物。踴躍歡喜。等于是遊。其引導則易矣。象形之與合音。前者易知其義。難知其音。後者易知其音。難知其義。何者。今當初識字時。但知魚鳥二元。則凡從魚之字。不為魚名。即為魚事。從鳥之字。不為鳥名。即為鳥事。可以意揣度得之。縱

于假借未明。本形本義。思則過半。嘗有人言。學者相聚。說感慨字。漢書皆作感。然一科舉人感之曰。此謬語也。慨自心出。非自木出。何以字當從木。此雖昧于假借。然本義本形。自當作憮。科舉人所說。固于小學非甚戾也。然則畧知部首。於所隸屬之字。雖未了知定義。而較略可以意窺。異乎合音之字。其大義無由懸揣。故象形與合音者。得失為相廋。特隸書省變之。文部首已多散亂。故五百四十一小篆。為初教識字之門矣。若欲了解定音。反語既著。音自可知。然世人不能以反語得音者。以用為反語之字。非有素定。尚不能知反語之定音。何由知反語所切者之定音哉。若專用見韻以下三十六字。東鍾以下二百六字為反語。但得二百四十二字之音。則餘音自可覩矣。然此可為成人長者言之。以教兒童。猶苦繁冗。又況今音作韻。非有二百六部之多。其字自當并省。欲使兒童視而能了。又非以反語注記字旁。無由明瞭。而見窳諸文。形體茂密。復不便于旁注。於是自有自矜通悟者。作為一點一畫。縱橫回復。以標識字音。先後作者。蓋四五輩矣。然皆不可施用。是何故。今人發語之音。上組下韻。經緯相交。除去四等四聲。可以規圓識別。其本母必不損五六十字。而今之作者。既于韻學。茫無所了。又復自守鄉土。不偏方音。其所創造。少者財十餘字。多乃不踰三十。以此相切。聲之闕者方多。曾何足以冀用歟。又其惑者。乃謂本字可廢。惟以切音成。

文斯則同音而殊訓者。又無以為別也。重紐則疑眩後生。卒以世所公非。不見采
用而定音。遂無其術。余謂切音之用。祇在箋識字端。令本音盡然可曉。非廢本字而
以切音代之。紐韻既繁。徒以點畫波磔粗細為分。其形將匿。況其體勢折旋略同。今
隸易于屏入正文。誠亦有不通者。故嘗定紐文為三十六。韻文為二十二。皆取古文
篆籀徑省之形。以代舊譌。既有典則。異于鄉壁虛造所為。庶幾足以行遠。其詳如左。
紐文三十六

喉音 (亦曰深喉音)

丨 今隸作丨。唐韻古本切。即舊見母。

∪ 今隸作∪。唐韻口犯切。即舊溪母。

∟ 今隸從小篆作及。唐韻巨立切。即舊羣母。

ㄨ 今隸作ㄨ。唐韻魚廢切。即舊疑母。

牙音 (亦曰淺喉音)

一 今隸作一。唐韻於悉切。即舊影母。

厂 今隸作厂。唐韻呼早切。即舊曉母。

乚 今隸作乚字。亦作𠃉。唐韻烏轄切。即舊喻母。

ㄇ 今隸作弓。唐韵乎感切。即舊匣母。

舌頭音

ㄋ 今隸作乃。唐韵都牢切。即舊端母。

ㄊ 今隸作土。唐韵它魯切。即舊透母。

ㄊ 今隸作大。唐韵徒蓋切。即舊定母。

ㄋ 今隸作乃。唐韵奴亥切。即舊泥母。

舌上音

ㄋ 今隸作毛。唐韵陟格切。即舊知母。

ㄋ 今隸作小。唐韵丑列切。即舊徹母。

ㄋ 今隸作宁。唐韵直呂切。即舊澄母。

ㄋ 今隸作女。唐韵尼呂切。即舊娘母。

正齒音

ㄋ 今隸作勺。唐韵之若切。即舊照母。

ㄋ 今隸作川。唐韵昌綠切。即舊穿母。

士 今隸作士。唐韵鉏里切。即舊牀母。

尸 今隸作尸。唐韵式脂切。即舊審母。

十 今隸作十。唐韵是執切。即舊禪母。

齒頭音

弓 今隸作弓。唐韵子結切。即舊精母。

十 今隸作七。唐韵親吉切。即舊清母。

△ 今隸作△。唐韵秦入切。即舊從母。

○ 今隸作△。經典相承。以私為之。唐韵息夷切。即舊心母。

尸 今隸作夕。唐韵祥易切。即舊邪母。

重唇音

八 今隸作八。唐韵博拔切。即舊幫母。

米 今隸作米。唐韵匹及切。即舊滂母。

白 今隸作白。唐韵旁陌切。即舊並母。

几 今隸作几。唐韵莫狄切。即舊明母。

輕唇音

□ 今隸作□。經典相承。以方為之。唐韵府良切。即舊非母。

ㄣ 今隸作ㄣ。唐韵分勿切。即舊敷母。

ㄨ 今隸作ㄨ。唐韵房宐切。即舊奉母。

ㄨ 今隸作ㄨ。唐韵無沸切。即舊微母。

半舌音

ㄩ 今隸作了。唐韵盧烏切。即舊來母。

半齒音

ㄩ 今隸作ㄩ。唐韵人汁切。即舊日母。

右紐文三十六。作一等規左下。作二等規左上。作三等規右上。作四等規右下。

本在其等者不規。

韻文二十二

工 今隸作工。唐韵古紅切。即舊東冬鍾韻。

𠂔 今隸作𠂔。唐韵苦江切。即舊江韻。

乙 今隸作乙。相承從俗作𠂔。唐韵古堯切。即舊蒸登韻。

今 今隸作今。唐韵居音切。即舊侵韻。

日 今隸作日。唐韵古三切。即舊覃談凡韻。欲作鹽添咸銜廉韻。悉照其字下。

仄 今隸作六。唐韵居之切。即舊之韵。欲作哈韵者。點其字下。

半 今隸作牛。唐韵語求切。即舊幽尤韵。今音呼侯韵亦入此。

呂 今隸作去。唐韵於充切。即舊宵有蒙韵。今音呼蕭韵亦入此。

可 今隸作己。唐韵虎何切。即舊歌戈韵。

ㄩ 今隸作人。唐韵去魚切。即舊魚韵。今音呼虞韵亦入此。

市 今隸從小篆作疋。唐韵荒烏切。即舊模韵。

王 今隸作玉。唐韵兩方切。即舊陽唐韵。

尸 今隸作尸。唐韵古莢切。即舊耕清青韵。今音呼虞韵亦入此。

巾 今隸作巾。唐韵居銀切。即舊真臻韵。

乞 今隸從小篆作乞。唐韵王分切。即舊諄文殷魂痕韵。

回 今隸作回。唐韵戶坂切。即舊灰微韵。

日 今隸從小篆作環。唐韵戶關切。即舊元桓韵。

干 今隸作干。唐韵苦寒切。即舊寒刪山韵。

平 今隸作平。唐韵去虔切。即舊先韵。今音呼仙韵亦入此。

乙 今隸作乙。唐韵弋支切。即舊支韵。欲作佳皆韵者。點其字下。

宋 今隸作禾。唐韻古今切。即舊脂齊韻。

月 今隸作牙。唐韻五加切。即舊麻韻。

右韻文二十二。皆用平聲深喉淺喉之字為之。作上規左上。作去規右上。作入規右下。

如是上紐下韻相切成音。凡說文玉篇廣韻所著反語字作某紐某韻者皆悉改從紐文韻文類為音表。音表但記音聲略及本書僮竹筴以此標識其旁則定音自得矣。然當其始入蒙學即當以此五十八音諦審教授而又別其分等分聲之法。方及三旬音已清逸。然後書五百四十部首面作小篆背為今隸。悉以紐韻作切識其左右。計三四月而文字部居形義相貫不愆于素。乃以恆用各字授之亦悉以紐韻作切識其左右。計又得四五月而僮子應識之字備矣。程功先後無過期年。自是以降乃以蒙學課本為之講說。形體音訓根柢既成。後雖廢學習農圃陶韋之事。以之記姓名而書簿領不患其盲。若猶有不識者音表具在足以按切而知。何慮其難。嗚呼。凡諸人事苟偷于前者其難在後。審察于始者易乃在終。今教兒童習書素無審音之術。蓋非不知其善。徒畏難耳。及其據字授音。旋得旋失。有入學四五年而才識百許字者。偷計一時之便。而廢數歲之功。無算已甚。震於泰西之士。乃以漢字難知。

便欲率情改作。卒之其所專用者。聲音則省削而不周。義訓則華離而難合。用其語也。此以一音成義。造次易周。詭效歐風。其時閒將逾三倍。妨功虧計。所失滋多。若乃箸之管籥。則以新語作一草書。視以漢語作一草書。一繁一省。按體可知。既廢時日。而又空積簡書。溢為重滯。其不適至易明矣。用其音也。吾所有者。彼所素無。吾所無者。亦或彼所適有。強以求諧。未有切音之用。蓋莊生有言曰。兔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今以中國字母施之歐洲。則病其續短矣。乃以歐洲字母施之中國。則病其斷長矣。又況其他損害。復有如前所說者哉。世之君子。當以實事求是為期。毋沾沾殉名是務。欲求行遠。用萬國新語。以省象譯可也。至于漢字。更易既無術。從而繕治。則教授疏寫。皆易為功。蓋亦反其本矣。

作此說。竟見新世紀中。又有改良漢語之議。亦以排列不同。惟有質礙。故欲使漢語詞氣種種與萬國新語相當。如多數之名。下必加以「們」字。形容之語。下必加以「的」字。是也不悟。今世語言。本由古言轉。聲音聲流衍。或有小殊。而詞氣皆如舊。當今人讀周秦兩漢之書。惟通小學者。為能得其旨趣。此由古今語異。聲氣漸差。故非式古訓者。莫能理董其詞氣。固非有異也。魏晉以降。略晚文學者。能讀

之矣。自宋以降。略識助字者能讀之矣。里言小說。但識俗字者能讀之矣。是無他。詞氣本同。故通曉為易耳。今若恣情變亂。以譯萬國新語。則易以讀。舊有之典籍。則難。凡諸史傳文辭。向日視而能了者。今乃增其隔閡。語言之用。以譯他國語為急耶。抑以解吾故有之書為急耶。彼將曰。史傳者。蒿里死人之遺事。文辭者。無益民用之浮言。雖悉棄捐可也。不悟人類所以異鳥獸者。正以其有過去未來之念耳。若謂過去之念。當令掃除。是則未來之念。亦可遏絕。人生亦知此瞬間已耳。何為懷千歲之憂。而當營營於改良社會哉。縱令先民典記。非資生之急務。契券簿錄。為今人所用者。亦可暫然不解乎。方今家人婦孺之間。縱未涉學。但略識千許字。則里言小說。猶可資以為樂。一從轉錄。將水滸傳儒林外史諸書。且難卒讀。而歡愉自此喪。憤鬱自此生矣。彼意本以漢文難了。故欲量為革更。及革更之令。讀書者轉難于昔。甚矣其累於崇拜歐洲。而不察吾民之性情士用也。又謂漢字當用其最普通者。其他悉從汰。汰是又與漢字統一會同。其迷謬而已。彼所謂普通。以何者為準耶。今雖建宅宛平。宛平之語。未可為萬方準則。凡諸通都會之間。舊語存者。以千百數。其字或世儒所不識。而按之雅記。皆有自來。即前所舉油光凌偏。凍雨諸條。皆非窮鄉奇謠之言也。綜而存之。其字數當過常文三倍。若其自導鄉

曲以一己所聞知為最普通者以一己所不聞知即謂之不普通者名為自營四海實乃與里巷書夫同其俗陋斯亦撒落不材之至矣又謂改良漢字惟取點畫直豎右戾四者以為交叉鈎乙左戾諸形一切廢棄其存者復為鈍勢不見鋒芒此又無所取義率情高下與兒童語無異原其用意殆為習用鉛筆計耳蓋漢土嘗用鉛筆矣楊雄與劉歆書言「以鉛搗次之於楛」緯書記孔子請易復有「鐵搗三折之文」是鉛鐵並可作筆也然後生覺其匡刺而以鹿豪兔豪代之楊雄書中已云「三寸弱翰」尚觀武王銘筆亦且云「兔毛茂茂」矣蓋上世惟用鉛鐵周漢之間鹿豪始作猶與鉛鐵並用崔豹古今注曰「蒙恬始作秦筆以柘木為管鹿毛為極羊毛為被所謂鹿毫非兔豪竹管也」王羲之筆經曰「漢時諸郡獻兔豪惟有趙國蒙中用」是時兔豪作矣顧表錄異曰「番禺地無狐兔昭富春勤等州則擇雜毛為筆其用也亦與兔豪無異」是故雜毛筆者自南方來所引諸書皆見柳覽六百五展轉蛻變蒙之製造愈良而鉛鐵遂廢不用歐洲則訖今未改以筆言之亦見漢土所用為已進化而歐洲所用為未進化也彼固以進化為異談者曷不曰歐人作書嘗改如漢文形能乃欲使漢字去其鋒芒抑何自相攻伐耶今觀漢土羊兔諸豪轉移徑便其紙薄者用竹厚者用楮皆輕利勝于歐洲

諸子在巴黎習用鉛筆。則言鉛筆之善。向若漂流絕域與赤黑人相處。其不謂羞
會葉勝子竹紙者幾希。嗚呼。貫頭之衣。本自賂越為之。漢書地理志。傳耳。珠。屋。民。皆
為。頭。扶。南。即。今。極。句。是。德。耳。俗。與。句。近。也。歐洲人亦服焉。而見者以為美於
漢衣刀叉之具。本自匈奴用之。漢書匈奴傳。單于以金器犁。挽。酒。歐洲人亦御焉。而見者以為
美於漢食。越時之士。冥行盲步。以逐文明。乃往往得其最野者。亦何可勝道哉。

春秋平議 皮錫瑞

春秋始萌芽。蓋在厲王流彘。以俟詩序。所謂小雅盡廢。孟子所謂詩亡。故年表始共
和。明厲王以上編年之書未作。文不足徵。經原後百餘年。而隱公攝位。魯之春秋由
此始。百國春秋。非同時俱起。亦猶變風始作。每國異時。開始共。和。魯。始。隱。公。其。可。見。者。君子修之。猶曰述而不作。蓋因周典
以緯行事。非有創制之論也。皮錫瑞以為春秋本無凡例。此左氏先儒所同。余謂左
氏春秋。故訓宜從漢師。凡例宜從杜氏。何者。孟子有言。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按。公。羊。傳。亦。云。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
孟。子。非。孟。子。本。公。羊。傳。諱。云。左。氏。傳。後。世。百。餘。年。始。作。公。羊。又。在。後。然。則。杜。
氏。子。亦。略。在。孟。子。後。無。論。公。羊。矣。世。人。誤。信。戴。宏。說。謂。公。羊。為。子。夏。弟。子。述。若。孟。
子。辨。襲。公。羊。言。竊。取。者。是。謂。因。前。人。凡。例。誠。令。舊。無。其。目。何。所。從。竊。子。何。而。取。苟。自。發。
此。妄。語。也。

胸臆無所因。藪言擅制則有矣。曾非竊取之謂也。左氏稱凡例曰禮經。杜預以為周

公舊法。要之周公時未有編年。周有春秋。始於宣世。其作法者。非史編則尹吉甫也。

尹氏自佚己為周史。其後策命諸侯。必尹氏贊之。大雅記命程伯休父之事。左氏記

命晉侯重耳之事。皆稱尹氏。其分在佗國。謂之周太史。則尹氏之陪屬與其子弟。鄭

有尹氏。魯隱獲而囚焉。晉有辛有之子。謂之董史。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騫。周

室之賤史也。騫于各明列國史官皆自周出及其危賤太史則奉禮經反于王官故

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以其圖法歸周。呂氏春秋由是言之。太史本王史。故不臣于

邦君。檀弓記衛太史柳莊死。公曰。柳莊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明與策名委質者

殊科。孔子稱頌史亦曰社稷之臣蓋州左氏言諸侯同盟薨則赴以名赴告本其國

史官所為。已非其臣。故不嫌斥名。又記董狐之書曰。趙盾弑其君。齊太史之書曰。崔

杼弑其君。言其君者。見非史官之君。及孔子修春秋。本以魯臣自攝史事。故魯君弑

則書公薨。非太史之比也。其餘皆從凡例矣。周室所布。即為令典。言禮經者。必非周

公之制。春秋書周臣有爵稱爵。無爵稱字稱名。至于尹氏有爵稱字。成十六年十七

子雖無爵。猶稱氏者。史官之宗。舊史皆書尹氏以示所尊。不敢指斥。貴于諸侯。故仲

尼猶依之。言竊取者。明本非其職。而私采其法也。若素無凡例者。即孟子為妄說矣。

錫瑞又云。碑版志銘皆有例。然則史有舊法。何所疑惑。即無例者。古之良史。反不如

後之文士邪。又公羊家皆謂春秋為漢制法。錫瑞據之。及于後世。此皆誤讀孟子莊生之文也。孔子自言述而不作。孟子言孔子作春秋者。此如班固漢書敘傳自題為述。後生亦得言班固作漢書。太史公自序曰。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然其當篇小序之下。復題為作。此則散言固有通名。分言則有別矣。孟子又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尋說文事字訓職。古文小篆皆從史。則史職為本義。天子之事。其文猶言王官之吏。其義則天子之史職也。孔子陪臣。非若周太史直屬于王。不在其位而修其書。疑于侵官。故曰罪我者其惟春秋。安得所謂制法者乎。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經世者。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歲。以歲繫世。元年二年。所謂歲也。隱公桓公之篇。所謂世也。劉子駁序帝王代禪。謂之世。經律曆世之經紀曰。世。經經紀其世曰。經世。尚書關略無統系。至春秋乃似續不絕。其外又佐以世本。世以歲成。故必編年。經世與編年義亦同後人見文章經國之言。誤相比擬。以為經世大法。斯謬矣。先王之志者。猶曰四方之志。邦國之志。所錄皆往事。而不以樂後玉。故曰先王之志。後生見緯書有言志在春秋。因以誤讀。先王往矣。甯有遺志下為百代哉。其答顏淵之問為邦。有所取舍。春夏時即周禮所謂正歲。殷路即周禮所謂木路。韶舞即周禮所謂大韶。是時周孔子已不能舉其官。孟陬殄滅。魯郊亦或用日。至故孔子

思反正。魯郊祈穀。本以夏正孟春啟蟄之候。免而乘大路。周有六代之樂。故郊則舞雲門。魯有四代之樂。故郊則舞大韶。記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具如示諸掌乎。此所以答為邦之間也。豈遽變易舊章。自以為應制作哉。公西赤治孔子喪。備三代禮者。士喪亦有商祝。大夫喪禮。今亡。宜本取二代法。亦不僭制。故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此為下不倍之義也。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中心誠服之言也。春秋縱不自居臣下。心所慕仰。豈朝言之而莫遠之乎。鳳鳥河圖之類。雖也南面之讓。此自私家評論。知己與弟子德應帝王。不可用于春秋。王官之書也。即春秋改制者。何不自為一通書。盡其凡且。顧必以行事見之。事不足以盡禮。雖欲改無所施。即觀公羊所傳。言制度者亦少矣。必待錄露然後明白。若世無董仲舒。春秋將終為隱書。惜乎孔子之智。不如漢之博士也。且官制之弊。孰若封建。生民之痛。孰如肉刑。有封建故法不均。施雖或整齊。少弛則急。其君臣或有禮秩。而民之無幸者固多矣。有肉刑故觸牾小罪。則終身不可以為人。漢世所以削疆藩而去剝削者。誠至治之端。仁恩之至也。今春秋徒譏世卿。不廢封建。錫珪謂大一統。即廢封建。此會公羊也。公羊所謂大一統者。指五刑言。李斯所謂一統者。指法令言。法令之言附一統。惟郡縣為可正朔。一統則封建郡縣所同。不得以文字偶同。妄為牽合。有書妄說。無議肉刑。惡存為後王制法也。若大者不舉。瑣瑣于若號徽識之間。以為改制。是

為務末棄本。豈聖哲之用心乎。然則天造草昧乃利建侯。非清明之理。日中見沫。所以致刑。有消息之用。君子贊易。法象昭如。獨于春秋不著。故知其依周典則。遂以為變法制則窒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左氏則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焦循之倫。妄擬左氏。反春秋意。訕訕不息。至今百年。錫瑞又播揚之。按春秋所以懼亂臣賊子。大者竊邑叛君。以徵大利。其次弑君。不專如孟子所說也。春秋書叛者五。復入者二。以邑來奔者三。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小者財有萌孽。事未昭明。猶為君子所惡。故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于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從是以次春秋。懲教最甚。夫弑君者禍及一人。若披其邑以自赴。甚者外附其禍。及于通國。輕重之差。固易明也。弑君雖惡。自世子親弑而外。其情有殊。左氏傳曰。弑君稱君。君無道也。殺梁傅曰。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公羊董仲舒說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斯蓋三傳通義。夫九伐之法。治臣者一。放弑其君是也。其餘通治君。自司馬失官而邦君多恣行不法。羣下積忿。至于上戕。春秋誠治陪臣。豈遽不治列侯。自取其死。不伏王誅。為己幸矣。若猶貸之。是縱諸侯為惡也。嘗試論之。春秋之治。急于公卿大夫。緩于士庶。顏回之賢。盜跖之惡。近在魯國。而春秋不著。何者。國史所部。止于大政而已。故棄下而罪益微。棄上而罪

益者周世列國有公侯猶漢世郡有二千石。長官苛暴為下所賦。王吏豈沒其罪而不宣哉。卿于君猶貳于正長也。漢胡建守軍正丞。監軍御史有姦。御史坐堂皇上。建趨至堂。皇下拜謁。遂斬御史。其奏曰。軍法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漢武不以為罪。而建由是顯名。此則君無道而卿弑之。即與軍正丞斬御史何異。列國之卿本由天春秋之臣如樂書宗鮑閻滕多懷姦私或自為嫌怨未有嚴正如胡建者故君惡不貸其臣亦與有諫左氏言稱臣為臣之罪稱君為君無道各主最甚為言非曰偏廢之也宋人弑其君杵臼君則無道然鮑亦專為姦宄下拊其民以成篡奪晉荀林父合三國之卿討之猶立文公而還晉侯復合諸侯于扈將以平宋卒無所就故伐宋不書卿譏失所也平宋稱諸侯而不序言無功也君無道而稱臣以弑者齊無知弑諸鬼陳夏微舒弑平國無知僭擬求竊君位罪則宜戮徵舒差輕微舒之事若在漢律以下則為臣也周律今不可知當亦從輕商榷行弑光亦以淫者為名母殺之無罪不得論也然本言羣臣若急君于何有其事非為宗姜好異于股計而自立為陳侯世家在刑無赦故弑則書名戮則去官以示討也徵此三事明其舉重為言非以此一廢彼一也有罪在臣而被戮不影國討者晉里克弑卓衛甯喜弑剽卓立非正又成于荀息之私春秋從君死者三人孔父者字賢之也仇牧荀息者名無賢文公羊并為一誤甚誤重耳最長宜嗣為君剽之自立于

行為篡非叔武受命之例。克喜弑之罪輕。故于其死書殺其大夫。示非討也。其他則有辭窮而書者。楚公子比弑。處本非弑也。何以明之。處弑。邾比以右尹出在晉國。雖無權稱。以其號名為僞君。討賊義不可卻。然處已書。楚子故比不得。不書。弑君亦猶弑父之賤。覆載不容。然商臣及般嗣位。攘國以還。春秋不得不書。楚子蔡侯。此皆辭之窮也。故弑其君。在周禮則同罪。獨無訟君之說。周世列國之卿。命于天子。與漢世王國傳相無異。漢世傳相或告其玉。不以為罪。春秋元咺訟君。天王以為君臣無獄。然咺之見弑。書曰。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明其罪在專立。不在訟君也。俗人不悟。卿為王命。徒以侯國私臣視之。又忘春秋之世。天子雖弱。其位當陽。所治非獨陪臣五等諸侯。猶有介鉞之幾。拘素小義。器訟靡止。斯亦鄙矣。錫瑞又言。左氏載宣孟之忠。樂書之德。是為當時邪說。案趙盾實不弑君。穀梁傳亦云。於盾也。見忠臣之至。言其未至。則已忠矣。駁諫其君。臨猛獸。遭刺客。而不恤。非忠云何。顧反不討賊。為未至耳。德之名與怨。及古言德。猶今言恩。樂書弑君而下拊膺。黎庶戴其德者。則民也。晏嬰深慕陳氏。猶言陳氏雖無大德。有施于民。明其有小德也。弑君為不義。拊民為有恩。各從其主為言。何謂邪說乎。錫瑞又曰。子欲居九夷。言學在四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知聖人不薄視四夷。

故春秋至太平世。天下大同。夷狄進至于爵。後人以攘夷為春秋大義。未足以盡春

秋斯言。猶恐內諸夏外夷狄。春秋諸家所同。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

情見乎辭。甯獨春秋。遼固壽暉皆然。春秋諸夏用夷則夷之。吳楚是也。本在荆揚之

域九州之內。祖則當陽。族則太伯。為宗周建國。顧其地雜有荆蠻山越。一失其職。下

漸汙俗。則比之蕃人。沈爾雅。謂其集解曰。楚本祝融之後。李迪之宵也。而國近而蠻

楚。黃苞茅。復其舊常。屈完于是入錄。自爾與中國同辭。吳諸會同。征伐皆從狄例。以

吳祝髮文身。其俗又下于楚。然君卒則書名爵。為其本宗周胤胄也。至于命札以聘

諸姬。救蔡以捷不庭。請冠以奉王職。莫不進之諸夏。由其素非夷狄。其真為夷狄者。

君與大夫名爵不通。惟潞子嬰兒。晉與之婚。復殘滅之。書爵所以罪晉。明親睦戎狄

者在晉人。然則吳楚與狄其類本異。書辭有變。未聞其進夷狄也。黃池之會。公羊家

所謂太平世也。然公羊傳猶曰。吳王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何

休解詰曰。時吳疆而無道。敗齊臨淄。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滕乘勝。薛使轂

而趨。以諸夏之眾。冠帶之國。反背天子而事夷狄。恥甚不可忍言。故深為諱辭。使若

吳大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故進稱子。以上何彼所謂大同者。安在乎。然

公羊不悟。吳本非夷狄之已甚。夸夫從而反之。若春秋誠進夷狄者。甯獨反春秋意。

且固與公羊悖矣。邾子所以稱四夷者，復非吳楚比。此則口語散名，猶今北人呼南人曰蠻夷。左氏記吳伐邾，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明邾本非夷。祀用夷禮，貶爵曰子。其餘邾莒之屬，稱是常事，猶以爵書，又不可下同。吳穀梁傳曰：莒雖夷狄，猶中國也。要之春秋有真夷者，有視夷者，有通言夷者。科律不同，不得執文為說。升降進退，其事異矣。之九夷行變路，此自為一人行止，非及邦國之典，亦欲攝化要荒，令共王命。故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若云不薄視四夷者，費中卒有不令之臣，而欲往赴其召，將亦不罪叛人邪。又大同者，本非春秋之義。大同推見禮運禮運所謂大同曰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謀開而不與，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又未嘗言進夷狄也。縱萬國皆有文化，文化猶

各因其舊，禮俗風紀及以語言，互不相入。雖欲大同，無由。錫瑞徒見夸毗之士，盛稱遠西，以為四海同貫，是徒知櫨梨橘柚之同甘，不察其異味，豈不惑哉。且夫時多外患，而方文致太平，亭徽一弛，則城郭為虛，彼未知設險之為時義，金革之作昏明也。然則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公羊家言魯愈亂，春秋愈治，措斯術也，猶燕之樂于幕上。按公羊以二百四十二年分為據亂升平太平大夫王者一世而仁善人百年去殺比此如是可謂太平遠者不遇百歲無待二百四十二年也。若夫八表同風，坤輿為一，此雖千年猶或未可利用厚生。亦若此馬進退無義，諒為空論。又公羊有復讎之義，云國可復，家不可復。錫瑞誤讀其文，以為匹夫任俠殺人報讎，是為亂民。按周禮調人本有避讎之法，禮弓記孔子

之言曰。父母之讎。不反兵而鬪。此明庶人亦有復讎之義也。諸侯得仍世復讎。庶人所報。止于殺者一身。公羊所言亦非與禮記異。乃如齊豹之于公孟作而不義。其書為盜。此本睚眦之恨。非有飲血之痛也。君臣之間。三傳未明著其法。宜亦不得復讎。要此諸論。止乎冠帶之族而已。若夫蠻夷猾夏。竊地自玉。雖庶人至百世猶可復何者。豺狼異族。本無臣主之分。君父不極。其義豈施此哉。又左氏戴晉鄭各鑄刑書。叔向孔子議之。錫瑞則曰。賦不可使無定。刑不可使有定。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既著為法。則小人執法為姦。案叔向書已為子產卻。孔子亦以唐叔受法。文公執秩為是。未欲廢法。然復明尊貴之義者。謂其本于夷鬼。三易中。軍然陟無法。而有臨時假署之制。此猶後人破選格而用便宜法。終于贖貲。公行按款。在列然則執秩者蓋猶帝以降法。執益繁。虞尚聖哲之君。後賢祖述其道。刑章輕重亦以素。設周氏三典。諸侯皆以防民。治今。通罪辜。子產相鄭。介于昏楚。法他民怠。政墮。俗微。觀時之宜。設林之術。外抗大國。內安。陳。仲尼禮事。治之法。難虞夏之。威亦未可在殷周之初。謂諸胥。陸。御。字。之。時。徒。陳。周。義。行。禮。事。治。之。法。難。虞。夏。之。威。亦。未。可。在。殷。周。之。初。固不及所。尋。反。覆。斯。言。諒。同。王。厄。無。當。矣。夫。子。所。議。令。守。晉。國。德。法。范。宣。子。所。為。非善。及。也。斯。攝。良。元。足。用。破。惑。亦。由。叔。向。嘗。被。樂。盤。之。禍。與。其。兄。伯。華。同。以。無。罪。被。囚。制。鉅。痛。深。激。而。麻。法。若。太。史。身。被。腐。刑。則。若。謂。法。律。得。使。人。為。姦。者。咎。不。在。法。在。法。欲。為。要。禁。執。鞭。葉。侍。左。聘。之。時。非。至。論。也。若。謂。法。律。得。使。人。為。姦。者。咎。不。在。法。在。法。之。苟。簡。疏。誠。令。科。條。密。備。雖。文。深。吏。將。不。能。入。昔。唐。律。有。舉。輕。明。重。舉。重。明。輕。苟。好簡。易。而。廢。其。數。百。條。此。趙。冬。職。所。以。稱。其。姦。也。若。備。其。文。何。患。於。因。緣。出。入。且。小。人

執法為姦者謂獄吏也。議事以制則大臣亦得因議為姦。漢世張湯其明傲也。錫瑞徒以春秋斷獄為是。故惡夫法之明文而利其暗昧。令賤儒得妄據胸臆以示裁辯。夫刀筆吏欲周內人。猶附律也。儒生欲周內人。乃可去法令絕遠。其姦有甚于吏。彼董仲舒呂步舒者。則佞臣之梟也。汲黯嘗忿疾弘湯而折廷爭。擊之而不勝。仲舒徒以官簿免于正直所譏。其姦且施易及今未已。嗚呼哀哉。錫瑞又以孔子為教。玉經史為異塗。斯則方士之邪言。四部之鄙見。樵夫或當笑之。今亦無所譏焉。

新方言自序

自楊子雲纂方言。近世杭程二家皆廣其文。撮錄字書。勿能為疏通證明。又不麗於今語。錢曉徵蓋志乎輜軒之官守者也。知古今方音不相遠。及其作恒言錄。沾沾獨取史傳為徵。無由知聲音文字之本。格仁和翟灝為通俗編。雖略及訓詁。亦多本唐宋以後傳記雜書。於古訓。貌然無所附麗。俄而撮其一二。又相不理析也。夫考方言者在求其難通之語。筆札常文所不能悉。因以察其聲音條貫。上稽爾雅。方言說文。諸書。數然如析符之復合。斯為貴。漏乃若儒先常語。如不中用。不了了諸文。雖無古雅。其文義自可直解。抑安用博引為然。自戴段王郝以降。小學聲均。炳焉復保氏之舊。其以說解與策。謀然理解。獨於今世方言。丘蓋如也。戴君作辨語二十章。其自述曰。

人之語言萬變而聲氣之微有自然之節配是故六書依聲託事假借相禱其用至博攝之至約五方之言及小兒學語未清者其展轉訛澗必各如其位昔人既作爾雅方言釋名余以為猶闕一卷書初為是篇用補其闕疑於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正之以上戴說善哉非耳順者孰能與於斯乎轉語書軼不傳後昆莫能繼其志名守既慢大共以小學之用輒於道古而止微與不知其術雖家人簞席之間造次談論且弗能自證其故方今國聞日陵夷士大夫厭古學弗講獨言語猶不違其雅素殊言絕代之語尚有存者世人學歐羅巴語多尋其語根溯之希臘羅甸今於國語顧不欲推見本始此尚不足齒於冠帶之倫何有於問學乎余少窺楊許之學好尚論古文於方言未惶暇也中更憂患悲文獻之衰微諸夏昆族之不甯壺略拙殊語微之古音稍稍得其聽理蓋有誦讀占畢之聲既用唐韻而俗語猶不違古音者有通語既用今音而一鄉一州猶不違唐韻者有數字同從一聲唐韻已來一字轉變餘字則猶在本部而俗語或從之俱變者這陌紛錯不可究理方舉其言而不能徵其何字曷足怪乎若夫矜之為光棍也耿之為耳卦也亞腰之為呼腰也和門之為歡門也其語至常其本字亦非僻隱不可知者不曉音均變轉之友絕而循其脣吻所宣以檢字書則弗能得斯戴君轉語之所以竟後生不可待也及吾未入丘墓

之時為之理解猶痛於放失已會儀徵劉中叔亦好小學為札記三十餘條因比輯
余說及申叔所論發者無慮三百七十事為新方言一篇恨見聞不周決其有異語
俟他日補次之讀吾書者雖身在隴畝與夫市井販夫當知今之殊言不違姬漢既
陟升於皇之赫戲而以臨瞻故國其惻愴可知也

梵文典序

佛典自東漢初有譯錄至晉宋漸夥猶多皮傳源支真諦術語稍密及唐玄奘嚴淨
諸師所述始嚴栗合其本意蓋定文若斯之難也宋初施護惟淨亦轉譯大乘經論
無慮數十宋子京與二師時代相接顧疑方等般若諸部並由此方偽造其源出于
老莊何其妄也雖然譯述之不善誠足使人疑殆當漢世安世高支婁迦讖等已譯
華嚴寶積般若之篇支婁迦讖譯兜沙經一卷即華嚴中品目又譯通行般若十
法身經一卷即寶積中品目世謂漢時無其人既出安息月氏於梵漢語言則兩闕
譯大乘者其言甚妄說錄現存蓋位檢之其人既出安息月氏於梵漢語言則兩闕
漢朝儒先經術雖通明獨短哲學斯肇受者亦拙名身尚疏何有于持論故於全部
特抽數卷譯之而其文近于論語孝經及魏晉間士大夫喜老莊言談始利老莊于
釋典其術語誠弗能密切然略相近則僧肇道安諸師又往往傳以清言然觀童受
所譯智度中百十二門華嚴成實諸論其本文固弗取道家反覆徵詰能如其意特

疏家或以老莊相傳。故前有成玄英之疑。見後有宋子京之惑。然則論次梵文。蓋其要哉。夫求大義者。慮弗能離訓詁。內典之有翻譯名義。猶儒書之有說文爾雅也。唐人悉說曼者。多至百餘家。今皆晦蝕不可見。始湛然著輔行傳。已多支離。及宋世法雲選翻譯名義集。謄舛尚多。余每恨裴公不為斯錄。而今疏捕者。皮傳為之也。廣州曼殊比丘。既憂之。乃述梵文典八卷。余既覩其語且密也。私謂內典所論。四無礙解。故非一途。於言音展轉訓釋。總持自在。斯名詞無礙解。則音義釋文是也。於能詮總持自在。斯名法無礙解。則文法句度是也。往者震旦所釋。多局於文身名身。而向身無專書。欲知梵語。則不可不尋文法。曼殊比丘於此。既發露頭角。余願其教而充之也。抑大乘經論。以般若瑜伽二宗為上。其於外道六師。非直相攻。蓋攝取者多矣。六師雖偏執。其深細遠在。拍拉圖亞里斯多德。上惟獨遠諸哲。庶幾遊於其適。不窺六師之書。不知大乘所以闊遠。吾土所譯。獨僧法有金七十論。鞞世師有十句義耳。前者諸師有憂波尼沙陀。後此商羯邏。有吠檀多哲學。皆闕不傳。大乘孤行。無外道與之相校。則辨論廢而義漸微。曼殊比丘既知梵語。他日益進。而譯諸師之說。以與大乘相輔。余又願其毅而充之也。佛滅度後二千三百八十三年。震旦優婆塞章絳序。

致劉申叔書

申叔我兄志士。溥泉來知君忽患失血。想熱度過高。幸暴貴滿。誠宜少自珍惜。游心物外。上海市井叢雜。文學猥馴。數歲居此。不見經生。每念曠心。輒惆悵。仁君家世舊傳。賈服之學。亦有雅言微旨。匡我不逮者乎。孟瞻先生所纂正義。秘不行世。鄙人素治茲書。蓋嘗上溯周漢。得其傳人。有所陳義。則以採卿賈傳為本。次即子駿父子。中曼雖治穀梁。然呻吟左氏。見于君山新論。是故說苑新序所述。單文隻字。悉東序之秘竅。石室之貞符也。數歲以來。猶繹略盡。惜其不成。仍當勉自第。次學術萬端。不如說經之樂。心所繫著。已成染相。不得不為君子道之。他日保存國粹。較諸東方神道。必當差勝也。章炳麟頓首。

再與劉申叔書

申叔我兄志士。昨得手札并大箸二種。下走數歲以來。以世無慢人。自分臣之質。死今者奉教君子。吾道為之不孤。積年鬱結。始一發舒。勝得清酒三升也。曩時為左傳諸約。得三十萬言。先為敘錄。以駁申受之義。辭繁不暇具述。至以中曼亦治左氏。說似支離。然君山新論。明言劉子政子駿伯玉父子。呻吟左氏。下至婢僕。皆能諷誦。此語固非無據。君山親見二劉。語當可信。今之疑者。但以漢書所言。歎數難向。向不能非間。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取此為證耳。僕則以為仲任論次人材。鴻儒通人。本與儒

者有別。漢世儒者墨守一先生之說，須以發策決科。此專持家法者也。向歆本好博覽，左右采獲，自在鴻儒通人之列。與墨守者有殊。即觀子駿之說，左氏猶多旁引公羊，則向之兼通二家，未為異也。穀梁與左氏義少反對，與公羊更非同趣。上自孫卿，下及胡常，翟方進、翟皆以左氏名家，而亦兼治穀梁。蓋二家本皆魯學，非公羊齊學。絕不相通者之比，則子政貫綜二氏宜也。新論原書今已亡佚，所引數語見於論衡。素丞相之遺迹，猶可蒐彙。量其時代，本在叔皮之前。（諱於王莽朝已仕）似不應信漢書而疑新論也。說苑新序所舉左氏成文多至三十餘條，恐非徵據他書者。其間一字偶易，正可見古文左傳不同。今本而子政之改易古文而代以訓詁者，亦皆可視太史公世家所述大略同。蓋字與今異者，則可見河間古文。訓與今異者，則本之賈生訓故，猶釋古義斷在斯文。此鄙人所以珍為鴻寶也。若乃正義之作，亮有數難。劉許諸家多義例，而少訓故。然其例猶大體相似。仲師子駿多訓故，而少義例。其訓故又各不同。侍中兼之，亦申己義。治經者既貴其通，亦貴其別。不容以仲師之言蔽子駿，以侍中之言蔽仲師。家有異義，又不容模稜兩句。如沖遠疏詩已斷異義，各自分條不加義斷。此因傳後并用疏不破註，不得不自今左氏古註既非原本，特從他書採輯，則注疏出於古人而定註者乃己也。似宜定其然否以然者為注而釋之，以否者入疏而服之。然後或有詳的不至夫古義無微而新說未繫者，無妨於疏中特下己意，乃不為家同專務編解者。

法所困。陳碩甫之疏。毛惠定字之連。易皆因未達一間。以故拘學少味。僕竊以為過矣。舊疏考證。家有是書。正義雖未完具。終望諷誦一過。未知他日可以借閱否。甚親也。大箸收太誓答問條。理明邁足。令龔生銜口。墨孟諸家所引太誓。專意謂在下篇。鄙人曩日持論。則謂國語有引太誓故者。故即訓故之故。疑墨孟所引皆在太誓故中。周漢人稱引古書。本經典傳誼。往往不加分別。亦猶引書序者。直稱為書。而士禮喪服之記。至今與本經同列。其比例也。至太誓有故而諸篇無故者。或今已散佚。或如管子中偶為數篇作解。而他篇不盡作解也。未審尊旨然否。大箸小學發微。以文字之繁簡。見進化之次第。可謂妙達神指。研精覃思之作矣。鄙人三四年來。夙持此義。不謂今日復見君子。何異鄭服傳舍之遇耶。請述數言。以為塵壤之助。尊意以尊首二字。皆以酒器酒名。引申為貴者之號。此旨正與僕合。夫重其秩位。則謂之尊。敬其法典。則謂之彝。易稱不喪匕鬯。史有三為祭酒。此皆古人重酒之徵。旁徵印度。則婆羅門以蘇摩為天玉。近徵日本。則秦王弓月因造酒而被崇敬。至於少康為庖。正得以光復舊物者。亦以釀酒悅衆之故。（杜康即少康）此皆可驗任事者矣。尊者謂人偶為仁。合於康德之義。僕按古文仁字作𠂔。夷字亦作𠂔。而山海經稱夷羿為仁羿。蓋夷俗仁。仁者壽。所以名夷者。其初祇有仁字。後以雙聲相轉。始作夷音。（古

音夷如遲如倭夷即倭遲是也故仁夷得為倭聲亦真脂通轉之理也說文凡片同字而片字特訓仁人則片亦即夷字下體詰屈象夷俗踣踞也段先生未明該義遂以仁人之訓為淺人所妄改其亦輕於立論矣尊意引君訓羣之說固以林蒸比况此可為爾雅舊注與高郵王氏之新說通其郵隔矣僕疑古文君祇作尹如君氏作尹氏是也尹字從又持杖父字亦從又持杖此可見上世家族政體父即家君家即國父延及周時三公稱農父弘父祈父而漢時亭長亦尚稱曰亭父此皆沿襲古語也尊意以一二三四五皆有古文而六字以上則無古文以此為上世原人祇知五數之謚僕向者曾思斯義祇以五色五音五位作謚今君復能實證古文則真豁然確當斯持之有故矣陳義奧博不復能贊一詞也章炳麟白

答某君論編書書

□我兄國士被初九日書以惜誓語相儗殊過下走被羈係久矣猶未至搖尾求食耳。被吾皮以為鼓恐亦不足郊天。如彼崖尤音響尚聞五百里。膚而角者又不足擬也。將候選報汪疇定文皆不受佗人掣曳。僕明歲亦相從為馬二先生事業。此事功效膏較教育為鉅。然豎軔論鑿所諫軌。方霧塞一世則能辨臭味者。豈真肯欲設局編輯。垂訓方來規模闊遠。於今日尤為急務。僕於朋輩中。昔嘗見坎牛鼎不

可泊難今則已矣。上不辭為庾仲容馬總。下不辭為史游周興嗣矣。編輯一事。頭緒
闡然。其大要不過數端。教科問答之書。不可近於策本。刪定成家之書。不可類於
御纂。此二種固等而下之之言也。稍高言之。則曰當辨雅俗。不必辨繁簡而已。雅而
簡約。無害為傳書。羣書治要是也。貴與全無學術與今持此權度。統紀自得。未審尊
之書。晉編策等耳。指然否致。書宜與新世界諸君子商定。若踈下走到滬。則當在寅未恐或太晚
耳。然君為此議。志願宏大。又不宜於歲晏猝發。使彼視之。以為百無聊賴。而計及於
此也。獻歲昭蘇。便可飛檄。方汲汲文學。想于田。諸倭而外。必當聽應仲遠一
言乎。蔣侯聞欲往金陵聽講。大乘起信論。已發軔否。殘年與无已唱和。興味當更增
也。手肅。即頌道祉。不既。弟章絳頓首。

復某書

連接三書。以事冗未及答。今少得暇。敬陳鄙意。以俟采擇。春秋書朝而無三時之禮。
君云魯在東方得之。然公及宋公遇於清。則遇禮未嘗不舉。而事在造次。當不及會
禮之詳備。是知遇名與周禮同。遇實與周禮異。素王改制。固無其文。桓文霸政。亦未
塙爾。此絕不可解者。劉賈以遇為久遇。此即取周禮為說。無如事在夏時。不應反行
冬禮。下曲禮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此為今文家說。征南取以解經。于情轉樞竊

疑周禮亦有損益。緯書文耀鉤有成周改號。莖弘分官之說。恐前此固嘗修改。非必始于莖弘也。前書云孤卿非齊晉所無。齊晉指桓文霸制。文尚未明。故君疑謂齊晉二國耳。春秋上公之國。惟有宋在。或亦月行殷禮。無周禮孤卿之制。然三監之稱。公見於儀禮。則亦與孤卿同體。周室舊封。惟衛最大。實兼殷畿千里之地。卿謂卿。卿為必然。卿所裁皆是。街事若為街所并者。則卿自當有。詩如檜為其後。方伯之國。卿所并。絕為唐所并。而檜絕二風。自裁彼國之事。不裁唐之事也。亦當自有其官。觀衛晉皆置六卿。未必僭擬天子。其三即三監耳。而春秋書此。亦與三命之卿無異。且卿亦書為大夫。此豈絕無取義。或大夫為孤監命卿之通稱。文從省略。則然乎。若夫五十九例。不足盡傳文之旨。君言誠是。而劉賈許穎復於傳文之外。自為枝梧。則不足致意者。今欲作疏。惟就征南釋例。匡救其違。先於卷首為條例數十篇。然後隨事疏證。各附其年。斯綱紀秩如矣。康成箋詩。必先作法。輔嗣說易。亦有略例。則揭示大義。自與隨文訓說有殊。可據以為法者也。一征南釋例。惟拘於赴告者。必當匡救。其餘可采者多。即如賈侍中言左氏義深君父。此與公羊反對之詞耳。若夫稱國弑君。明其無道。則不得以義深君父為解。征南于此最為闕通。而近世。齷儒多謂借此以助典午。如焦里堂沈小宛輩。可謂深通古義矣。于此猶斷斷忿爭。則所謂焦明已翔乎窠窟。戈者猶視乎數澤也。征南短喪之說。亦為近儒所誦。若夫

來書所述左氏三例第二條云賈服雖善於說經然於五十凡例之外間有所補或
參用公稅不盡左氏家法宜存而弗論僕於此事蓄疑甚久始謂劉賈諸儒曾見左
氏微言或其大義畧同二傳而杜征南不見遂疑諸儒說更師法後復紬繹侍中所
奏有云左氏同公羊者什有七八乃知左氏初行學者不得其例故傳會公羊以就
其說亦猶佛典初興學者多以老莊皮傳征南生諸儒後始專以五十凡例為揭轅
不復雜引二傳則後儒之勝於先師者也然以是為周公舊典抑又失其義趣其間
固有史官成法如赴告諸例是也自茲而外大抵素王新法賓禮有會盟而無宗黜
官秩汰孤卿而存大夫其非周魯舊文固也明白公羊以殷禮自文誠為解通左氏末
師又謂當時霸制其於會盟之禮則從矣抑豈孤卿之秩亦霸制所無乎故知酌損
周官裁益齊晉斯素王之志也征南釋例亦有違者如傳說殺大夫者不書其名為
無罪而稱名者未可遽云在辟征南不悟乃謂泄治孔達之流悉有罪戾則違於傳
意矣劉賈諸儒以為大夫三命以上經始言名此雖於傳無文而非旁取公稅若夫
春秋內魯故叔孫未受三命名已見經楚國既受周賂楚世家成王元年天子賜賂雖小國而為
方伯故屈完為師春秋有錄其餘三叛之有名章徹吳札之讓國見獲此皆較在例
外而征南必執此以議劉賈則又過矣况所云甄釋字義者謂取說文以補侍中之

缺斯誠至論。鄙意左氏古文太史公時有義訓。子政說苑斯類亦多。其可以發見古義者。凡數十條。當較賈許為尤重。初賈太傅書中有遵術一篇。純屬訓詁。若取此以說左氏。則舊義存者多矣。韓非引左氏說最多。其辯論復繁。而不殺僕業時嘗刺取之。而備內篇有引桃左春秋一事。桃即趙字。桃左春秋。謂趙人虞卿。荀子所傳左氏劉襲之徒。復何所容其辨乎。昔者春秋左傳諸文。多不能悉錄。敘錄一篇。專取申受業已寫定。郵寄呈覽。如有可采。或入國粹報中。或更單行。皆從其便。

古韵分部。僕意取王高郵說。其外復參酌舉文。東冬分部之說。王本有二十一部。若增冬部。則為部二十有二。清濁餘侈。不外是矣。黃春谷「曲直通」說。義頗新奇。然大索混。且東部與尤侯二部通轉甚多。如后案之為項。託後之韻。葉調之韻。同於古。有微。今音讀顯如容。以吼為咤。亦由自然轉變。非有強作。而春谷必一概抹擬。斯為過矣。然分部雖繁。要當知其鄰類。如之與蕭。尤為類。空與文。元先脂為類。支歌為類。蒸侵覃為類。東陽庚為類。此皆妙合自然。今古不異。戴段諸公於斯盡瘁。審音有素。非專排比詩騷。後學守文。局於當句。故為春谷所譏。雖然。甯人於此。誠不無遺憾矣。江戴諸公。蓋非春谷所能議也。

各省鄉土志體大物博。誠難驟了。博物學更非專門。不可鄙意。今日所急。在比輯。但

語作今方言。昔冀定戶已有此意。而所急者乃在滿蒙西藏回部之文徒為沿俛。何足以宣揚國光。鄙意所屬乃在中國本部。鄉土異語其發見古字古言者正復不少。如山東人自稱侏子。侏從夸聲。本即華字。此可見古語相傳以國名為種名也。皖北鄉人謂都市居民為奮子。（讀如泰）奮從大聲。此可證說文「大者人也」之說亦古語之流傳也。比類知原其事非一。若能精如楊子輯為一書。上通故訓。下諧時俗。亦可以發思古之幽情矣。昔仁和翟灝有通俗編之作。惜其人小學太淺。上比子慎。猶多不逮。其去子雲。實乎遠矣。吾輩於此尚能致力。似較他事為易。亦有意乎。

復劉申叔書

手書具悉。一是討論左氏之學。疏通證明。足徵卓識。惟今之所欲辨析者。則以前函疑賈服釋左氏多擷取公殺六家之例。然靜以思之。覺左氏之例。不僅五十。征南凡例實多未備。左傳之例。有著凡字以為標者。有不著凡字而亦為例者。征南據其著凡字者以為言。故所釋之例。僅五十條。自此以外。左氏佚例可據傳文類求。如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昭。傳云。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是天子大夫賤之。則稱名於恒例。則應書字。故經文所書南季仍叔家父。祭栢。皆天下之大夫稱字者也。此佚例可攷者。一若天子三公稱爵。中士下士稱名。下士稱人。又隱元年公及邾儀父。

若天子三公稱爵中士下士稱名下士稱人
王世子不名公侯世子稱名皆左氏之例

盟於蔑。傳云：非王命，故不書。五年，鄭犂來來朝。傳云：名未，王命也。是附庸之君。未王命者，例皆書名。褒之則稱字。經文所書，榮極。蓋亦援侯父之例。延南以杜此例為名非也。此例可考者二：約舉二例，餘例尚多。有傳中所載之言，而即為例者，如有事而會，故傳文於每次之會，均言其所因之事。不協而盟，是有引禮文以為例者。如在禮例不子男可也。別夏述王后，有加故字，而亦為例者。如公不與也，似皆在五十凡例以外。若杜氏於五十凡例外，間有所釋，如將卑師，眾稱師，則雜以公殺之說，非左氏家法也。至來書言左傳有素王新法，賓禮有會盟，而無宗，聽官秩汰孤卿，而存大夫，故酌損周官，裁益齊晉，斯為素王之制。此說誠新奇可喜。然按之古義，則殊不然。左傳所言典禮，無一不與周官經合。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諸侯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邊。古周禮記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邊。僅言公羊與周禮不同，未言左傳與公羊同義。夫左傳僅書所以朝王者，據詩經正義引曹君說，謂一方而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以行，故分越四時。馬融以為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鄭君注周禮，謂四方以時分祭，蓋亦從馬說。故賈疏謂春則東方盡來，夏則南方盡來，也。據馬鄭之義，則春秋僅書朝王，實因魯在東方。於天子例行朝禮，魯侯如周，雖不

僅以春為限如僖二十八年然以居東方之故禮仍行朝禮即不行朝宗遇三禮
有朝宗遇三禮則君三禮目錄可見而之所行則為朝禮耳故春秋亦僅書朝玉禮金壇以朝若石厚言王親為
可甯俞言諸侯朝覲於玉均記於左氏傳則左氏不廢覲禮矣豈得以春秋僅書烝
嘗遂疑孔子汰裕春之典春秋僅書蒐狩遂疑孔子汰苗獮之禮乎若公及宋公遇
用遇冬之禮實則遇冬為諸侯見天子禮非兩君相見之禮此蓋禮干清劉曾均
名偶同猶祭天為禘吉禘為禘夏祭亦名禘也似當從曲禮之說公孤則周禮明言公之孤四命則孤鄭衆曰九命上公得置孤卿惟上公有之諸侯
不得置也魯為侯國齊晉亦為侯國故無二孤來函謂孤卿之秩豈亦齊晉所無實
則按之周禮齊晉本無孤秩也若左傳別卿於大夫明証昭垂不勝縷舉乃公謂汰
卿以存大夫亦僕之所不解也總之左傳所言俱係周禮不必以公羊改制之說附
會左傳以淆其家法賈君春秋左傳序首言孔子立素王之法即係誤采二家之說
實則素王之說出於緯書緯書取鄉衍五德之論以為孔子繼周故有素王之說實
則儒家不言五行焉有所謂五德之說奚必襲公羊家素王新法之詞乎大者春秋
左傳讀敘錄明哲辨章足以籍申受之口暇日當手錄一通並出平昔所心得悉以
與公書相證明鄙人於申受之書亦略有條辨屬稿未成去歲文禍竟偕駁太誓答
問之稿同没入官今學報所登讀左劄記其餘也

復孫仲容書

仲容先生左右得書竝周禮正義一裹謹振董再拜以受發書在去歲八月至五月
壯始達自昔未侍先生杖履既遭黨錮修謁無緣竝賜書亦濡滯半歲喜甚悲矣承
以古文二條見示精鑿瑰琦足補漢師之闕臯本作純二千年未覩本字歎自先生
發之絳始知說文臯字訓大白澤非淺人妄改乃古文借臯為臯叔重誤似臯為本
字耳白澤圖已錄于隋經籍志明其自古相傳有此異說臯澤二字古多混說說文言臯古文以為澤字本

草廣雅澤闌東得虎蘭之名疑本亦作臯借臯為號也舊學放失怪說昌披近有欲
以萬國新語改漢土文字者絳方作駁議一篇以世人多謂漢字難知故復新定紐
文韻文今蒙學略知反語已屬虞君轉呈其有性終先生幸是正之新方言印行後
近復附以新知隱枯就愚為釋詞釋言釋親屬釋形體釋宮室釋器釋天釋地釋植
物釋動物十篇俟再印行便當就正前書闕失尚多先生有所誨正幸即見示名原
七篇何時出版渴望賜閱若昏夜之待明星海內奇碩自德清定海二師下世靈光
歸然獨有先生雖年逾中身未為大耋浙人所仰望者亦無第二人願存精神加餐
食長為鄉土表儀幸甚幸甚絳以寡昧款啟之身存更憂患學殖荒蕪無可自憚內
省素心惟能堅守舊文不惑時論期以故訓聲均擁護民德遠不負德清師近不負

先生雖並世目為頑固所不辭矣。正義當以一二月功得卒讀之。後有疑滯復當以書請益也。

與某君書

學報鈞微探噴。宣揚國光。誠所崇仰。獨其中所錄公羊諸說。時有未喻。厥願立學。須以發策決科。劬公解詁。獨推胡毋條例。彼既遠在漢初。未親左氏。隨文發例。亦無普焉。劬公生值炎季。古文師說。灼然見明。然猶黨同妬真。自誓堅守。摺據韓侯。多及一條。適足使人迷罔。魏晉以來。其書廢闕。非無故也。劉申受業。當戴學昌明之世。研尋古義。苦其煩碎。拾此吐果。自名其家。固所以便文士。常州儒人。媚嫉最甚。古文辭之筆法。受之桐城。乃欲自為一派。以相抗衡。其所謂今文學派者。志亦若是而已。然猶援據師說。語必有宗。不欲苟為皮傅。公羊學之所以為公羊學者。本貴墨守。不貴其旁通也。□□耳食歐書。驚其瑰特。則又愛傅騶氏。通其說於赤縣神州。至謂『雅言即繙譯。繙譯即改制。』荒謬誣妄。更僕難終。僕嘗見其全書。舉莊子立聖素王之語。謂立聖即周公。按立聖即孔子見刺秦美新傳者以孔子為水傳黑傳不代各書故舊有立聖之說口氏以編譯書立聖作元聖謂即周公因公在古未有元聖之名。逸周書言元聖武夫。非指周公為說。稱周公。此可謂全未讀書者。為元聖者。始於時文家之破題耳。口乃據以為說。信陋實甚。今乃錄其學說。不已過乎。又□□文學深湛。近世鮮其哩類。僕亦以為第二人也。

國朝文匯

卷十七

四十七

國學扶輪社印

而門下標榜。乃謂詳述史遷。俾倪韓柳。則亦譽過其職。鄙意提倡國學。在撰說而不
在華辭。文學誠優。亦足疏錄。然壯言自肆者。宜歸泐汰。經術則專主古文。無取齊學。
此語當時皆可甄錄
公羊林國則無取焉君家世治左氏。誠宜筆其精粹。以示後生。僕亦素崇子駿。考迹
新論。則知子政父子。非有異端。前已有一由此上疑。乃及賈生訓故。昔嘗作左氏。論
約有五十萬言。藏在篋中。未示學者。曾以語君。求為編次。當時書筒已失。今復尋檢
得之。復欲他人編排年月。則已不可得矣。臣精銷亡。又未能躬自第錄。唯敘錄一篇。
文成二萬。當覓書手。赴寫。更以寄君。竊謂申受見之。唯有匍匐走耳。宋人程公說
春秋分記。尋求未獲。孫淵如嘗贊是書。以為遠過顧棟高輩。更夢代為尋取。書此達
意。兼問起居。如有德音。無吝金玉。

與某君書

國粹日微。賴子提倡。汎濫羣籍。未若婢精一家。君以賈服古。又奕世載德。年力鼎盛。
必當比輯成書。豈敢雅存左註。率爾標版。自於博覽而已。弟所精此傳。殆逾十年。中
更憂患。未能成帙。今者修吾故服。亦頗沾沾自意。而獨強寡和。方更寂寞。念昔仲師
與侍中。同處明章之世。徵之史傳。未有交通蹤迹。彼此商榷。復無其文。良為悼恨。吾
輩生丁衰季。與鄭賈二公。所遇殊絕。子漱江流。我迎日出。相距一葦。竟無遇期。方之

前哲。又益悲矣。書此敬問起居。不備。劉子駿之紹述者頓首。

俞先生傳

俞先生諱樾字蔭甫浙江德清人也。道光三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既授編修。提督河南學政。革職。既免。官年三十八。始讀高郵王氏書。自是說經依王氏律令。五歲成羣經平議。以割述聞。又規雜志作諸子平議。最後作古書疑義舉例。治羣經不如述聞論。諸子乃與雜志抗衡。及為古書疑義舉例。輒察聽理疏於比。昔牙角財見。細為科條。五寸之槩。極巧以至。盡天下之方。視經傳釋詞益拔郭矣。先是浙江治樸學者。本之金鶚沈濤。其佗多凌雜漢宋。邵懿辰起益誇嚴。先生教于詁經精舍。學者鄉友。始屯固不陵節。同縣戴望以丈人事先生。嘗受學長洲陳奐。後依宋翔鳳。引公羊致之論語。先生亦次何邵公論語義一卷。始先生廢。初見翔鳳。翔鳳言說文始一終亥。即歸藏經。先生不為然。治春秋頗右公羊氏。蓋得之翔鳳云。為學無常師。左右采獲。深疾守家法。遺寶錄者。說經好改字。末年自勅。為經說十六卷。多與前異。終讀左氏昭公十七年傳。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證以論衡變動篇云。絪然之氣。屬宋衛陳鄭災。說曰。不然者。林然之誤。借林為絪。先生曰。雖尚善。不可以訓。其審諦如此。治小學不擅商周彝器。曰歐陽修作集古錄。金石始萌芽。推略可采。其後多巫史誕據為之。

非所謂番吾之迹。華山之暴可以辨形體。讓通政者。至秦漢碑銘則山雅性不好聲色。既喪母妻。終身不食衣。不過大布。進襪不過若菜。遇人豈弟。此起有節。氣深。深火董形無奇始。老而神志不衰。然不能忘名位。既博覽典籍。下至稗官歌謠。以筆札沈愛人。其文辭瑕適。立見雜流。亦時時至門下。此其所短也。所著書。自羣經平議。經說而下。有易說易言。通變化論。周易互體微卦氣直日考。卦氣續考。書說生霸死霸考。九族考。詩說。荀子詩說。詩名物證。古詩釋詩外傳。士昏禮對席圖。禮記鄭詩考。禮記異文箋。鄭康成改正三禮考。玉佩考。左傳古本分年考。春秋歲星考。七十二候考。論語鄭義考。何劭公論語義疏論語駢枝兒笥錄。請漢碑。自諸子平議而下。有讀書餘錄。請山海經。請吳越春秋。讀越絕書。孟子高氏學。讀文子。讀公孫龍子。讀墨子。讀子。讀鹽鐵論。讀潛夫論。讀論衡。讀中論。讀抱朴子。讀文中子。讀楚辭。如別錄。其他筆語甚衆。然非其至也。年八十六。光緒三十三年卒。

贊曰。浙江樸學。晚至。則四明金華之術。弟之昌。自先生賓附者。有黃以周。孫詒讓。是時先漢師說已陵夷矣。浙猶較張。不弛愈趨。不逮一世。新學煥生。滅我聖文。焚而不燬。非一隅之憂也。

孫詒讓傳

孫詒讓字仲容浙江瑞安人也父衣言太僕卿性骨鯁治永嘉之學而詒讓好六藝古文父諷之曰孺子徒自苦經師如戴聖馬融不阻羣盜為姦劫則賊善人甯治史志足以經世致遠詒讓曰以人廢言不可且先漢諸黎獻夙義曠然經訓之以徒舉一二人僻邪者史官如沈約許敬宗可盡師耶父乃授周官經其後為正義自此始年二十中式丁卯科鄉試援例得主事從父官于江甯是時德清戴望海甯唐仁壽侯徵劉壽曾皆治樸學詒讓與游學益進以為典莫備于六官故疏周禮行莫賢於墨翟故次墨子開詒文莫正於宗彝故作古禮拾遺其他有名原古稽餘論吳文學例九旗古義述周書斟補尚書駢枝大戴禮記斟補六歷甄微廣韵姓氏刊誤經述札述述林又發舒官禮為周禮政要述方志為永嘉郡記初賈公彥周禮疏多隱略世儒各往往傳以今文師說而拘牽後鄭義者皆仇王肅又糅雜齊魯間學詒讓一切依古文彈正郊社禘祫則從鄭廟制昏期則從玉益宣究于春少饋仲師之學發正鄭說凡百餘事古今言周禮者莫能先也墨子書多古字古言經上下尤難講備城門以下諸篇非審曲勿能治始南海邵特知比次重差旁要諸術轉相發明文義猶詰誦不馴詒讓集眾說下以己意神旨退明文可諷誦自墨學廢二千歲儒術孤行至是較著詒讓行亦大類墨氏家居任卹所至興學與長吏檮柱雖眾怨弗恤也

自段玉裁明說文。其後小學益密。然說解猶有難理者。又經典相承諸文字。少半缺略。材者欲以金石款識補苴程瑤田阮元錢坫。往往考奇字。徵闕文。不審形聲。無以下策。其自珍治金文。益縱體滋多。於是矣。詒讓初辨篆器情偽。據北宋人所假名者。審其刻畫。不跌毫釐。即部居形聲。不可知輒置之。即可知。然後傳之六書所定文字。皆隱括就繩墨。古文由是大明。其名原未顯于世。札逆者。方物王念孫讀書雜誌。每下一義。安解甯極。淖入湊理。書少于諸子。平議校讎之勤。倍諸子。平議詒讓學術。蓋龍有金榜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四家。其明大義鉤深窮高過之。晚年嘗主溫州師範學校。充浙江教育會長。及做主禮學館。不起。年六十一。光緒三十四年五月病中風卒。

贊曰。叔世士大夫。狃于外學。財得魄莫。視樸學若土梗。詒讓治六藝。旁理墨氏其精。博足以摩挲姬漢。三百年絕等雙矣。遭時不淑。用晦而明。若日將莫。則五色柳枝愈。章而學不能傳弟子。勉為鄉里起橫舍。願以裂餘見稱于世。悲夫。